

偽組織

版

新世紀

半月刊 第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論壇

王寵惠發表外交談話——寇爾赴重慶——美艦集中檀香山——蘇俄對新疆威脅——法對共黨採取緊急措置

專載

國際雜談……力菴
廣西東部礦區旅行記……鮑華
廣西紡織工業概況……曾之琛

譯著

蘇俄在西北的活動……A. T. Steele
「外蒙共和國」……孟卻斯德保衛報
日本教育的再建……長田新
日本勞動者的戰時生活……喜入虎太郎

史料

列寧外交秘史(續)……J. W. Wheeler—Bennett

新世紀 第八期

論

壇

王寵惠發表外交談話——寇爾赴重慶——美艦集中檀香山——蘇俄對新疆威脅——

法對共黨採取緊急措置

九月廿七日重慶外交部長發表談話，其要點係美國在太平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最適宜於調停中日戰爭。王氏言外之意，自係認爲歐戰方酣，不但美國適宜於調停，抑且爲唯一足以擔當調停之國家，還有王氏不表示美國最適宜於制裁日本，而僅說是適宜於調停，這一點也是很足注意的。至於王氏所希望的條件，是：（一）主權行政完整，但未涉及滿洲國有關領土完整的問題；（二）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這是否定經濟合作即係經濟獨霸一向的解釋；（三）關於共同防共問題，認爲德蘇訂立不侵犯協定及日蘇妥協之後，表示無所謂的意思。這三項條件，等於善鄰友好，經濟合作和共同防共三個原則。這三個原則係在王寵惠氏於數年前由歐回國特繞道赴日，詢問日方解決中日問題的意見，由當時外相廣田所擬定的，所以這三個原則稱爲廣田三原則，去年近衛宣言，也是以該三原則做基礎的。這一番意見，就是表示願意接受三原則，作爲解決中日問題的基本方案。關於結束目前戰事的辦法，王氏表示日方深欲解除其在華作戰的困難，並欲乘歐戰的機會發展經濟，故日方必可接受調停，又表示中國也可以接受調停，並願意先行停戰，再商撤兵。這一番意見，就是把中國方面的宣傳完全推翻，因爲一向宣傳日方務欲滅亡中國，絕無和平誠意，現在則認爲必可接受調停；一向宣傳抗戰到底，現在則表示也可中途妥協；一向宣傳日本必須先行撤兵，才能談到和平，現在是只要先行停戰，再商撤兵。王外長這一次的談話，對於重慶的立場，表示得很清楚了。

王氏發表此項談話之後，美國方面的反應是很沉靜，因爲國務院表示尚未接到王氏正式的通知，又認爲中國方面固然表示得很清晰，但是日方不請美國出來，美國再也不願做冒失的事。至於日本方面，則表示不加重視。這一點是值得研究的，因爲王氏這次談話，不管完全接受近衛宣言，爲什麼日本在急欲恢復和平情形之下，而不加重視呢？這一點就在誠意問題。我們懷疑日本有無誠意，當然日本也得懷疑中國有無誠意。日本如無誠意，我們儘可繼續抗戰；如中國無誠意，日本不能撤兵之後，再來從頭打起。如果中國是有誠意的，爲什麼不直接交涉，爲什麼一定要把美國拖出來呢？

這一個談話，對外是沒有發生效力，但是內部倒發生了問題，於是九月卅日王外長又作補充聲明，謂「深知唯有抗戰之目標能獲達，最後勝利能獲致，則和平始有其可能性耳」。既然最後勝利終歸於我，何必中途妥協請美國調停呢？又何必發表這個談話呢？這卻太費解了。總之，重慶方面這種吞吞吐吐的態度，很足表現缺乏解決時局的毅力，這是很可惋惜的。

英國駐華大使寇爾，於十月初旬由滬赴渝。我們記得數月前寇爾和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在滬晤面之後，寇爾隨即赴渝，其使命當然是謀取中日問題的解決。當寇爾到渝的前一日，蔣發表談話，把和平運動罵了

一頓，特譯成英文，登在當日的報上，等寇爾下飛機的時候，外交部代表立即將該報送閱，這當然是不大妙了。寇爾返滬後，英日會議隨即開幕，所幸美國突如其來廢止美日商約，這纔使英日未曾十分妥協。當時重慶雖着慌，但是認爲蘇聯是可靠的，而美國態度較趨積極，頗堪欣慰，所以對於英國，還可忍痛。可是歐戰一起，蘇聯的真面目已經露出來，美國也不過開了一空砲，對於日本將來有害無害，還是問題，對於中國卻絕對無利，至於英國方面，爲平衡勢力及維持遠東利益起見，對日的拉攏，實在是心急非凡。在這種情形之下，重慶的焦慮是顯然的，不過寇爾此行是不是能够有所成就，這就要看重慶當局，是否以國家民族爲前提了。

最近美國艦隊集中檀香山，據稱有戰鬥艦十二艘，重巡洋艦十二艘，輕巡洋艦十五艘，航空母艦四艘，驅逐艦二十艘，潛水艇廿六艘，軍容不可謂不盛，美國這次調動艦隊，其作用當然是鑒於歐戰爆發，萬一日本或有異圖，以防不測而已，所以其性質完全屬於自衛，決非藉此壓迫日本來援助中國，這是顯而易見的，這次美艦調動消息，中國一般報紙，未曾報以熱烈的期望，這是一種好現象。在從前的時候，這種消息，一定會引起極大的衝動，似乎美日即將開戰一樣。那種見解，無非暴露中國恃賴國際的心理，替人家嘔然失笑。現在中國人因爲不斷地受了國際上的教訓，已經有了相當的覺悟，對於美國調動艦隊類似的消息，已不感興趣，這當然是一種好現象。我們希望把恃賴國際的心理，完全掃除，一切都用自主的精神去解決。

近來關於蘇俄威脅新疆的消息很多，同時鬧騰的話也很多，至於事實的真相，到現在還無從證實。關於這一個消息，其目前的真確性如何，倒不是一件緊要的事。我們所應知道的，就是在過去新疆的情形是怎

樣，從此我們再研究蘇俄攫取新疆的可能性是怎樣。在過去新疆和俄國的關係。一向較與中國本部爲密，特別是西伯利亞鐵路築成之後，其原因端在新疆與俄國間的交通，來得較爲便利，貿易也因此較多，於是經濟的勢力也就漸被俄國所操縱，但是俄國對中國侵略的大目標，係想得到一個不凍的海港，對於新疆等地，不加注意。繼而俄國被日戰敗，歐戰後接着鬧共產，國勢不振，所以對於新疆，還算未曾十分擴張政治勢力。可是蘇俄現在已強起來，假面目也卸下來了，它還有什麼顧慮，特別它要一個不凍港的希望，現在已沒有了，而中國西北部分，卻有邊疆政府在那裏供驅使，它當然擇其易者而取之，所以目前進攻的消息，或許會不確，但是蘇俄在不久的將來，必有這種侵略行爲的。

自從德蘇接洽，開始瓜分波蘭之後，法國政府對於共產黨員，即採取緊急措施。法國政黨之多，是大家知道的，爲什麼要對共產黨採取緊急措施呢？法蘇的關係雖然惡劣，但是究竟沒有宣戰，爲什麼法政府會遷怒到共產黨員？德法已經開戰，德係奉行納粹主義，而法國也有名異而實同的法西斯黨，爲什麼法政府不取締法西斯黨而取締共產黨呢？其中必有重大的原因，足供我們參考，簡單的說，法國的法西斯黨，其形式雖與納粹黨相同，但各有其國家的立場，絕不能接受外國的命令，至於共產黨，則多拋棄其國家立場，專接受第三國際的命令，所以極端自由主義如法國這一個國家，到現在也不能容許共產黨人參預國政了，不過有許多外國共產黨員，他們拋棄國家立場去接受第三國際命令，是可以原諒的，甚至可以贊許的，因爲他們大都是猶太人，爲提高自己的地位計，當然鼓吹國際主義，他們有什麼國家立場呢？他們爲什麼不能接受第三國際命令呢？所以我們說他們是常常可以原諒的，甚至可以贊許的。但是中國國民偏要拋棄本國立場，去接受第三國際命令，卻不可解了。

專

載

國際雜談

王然

(一) 交涉的方式

兩國間發生戰爭，除去一國爲另一國滅亡的情形外，其結果當然不出於和，這是盡人所知的。

由戰到和，必須經過外交上的手續，這就談到交涉方式的問題。最簡單的是直接交涉，此項方式由交戰的任何一方先提出和平的意見，此項意見，軍事上勝敗之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然後由另一方接受之，或經過磋商接受之。大致此項提議的分爲兩部：一爲如何結束戰事，二爲結束後兩國間的關係，雙方如果認爲條件可以接受，那們和平就可以實現。

有時因爲兩國交惡過甚，雖兩方皆有意結束戰事，但又不欲先行表示，其方法即在教訓一中立國家出爲調停。然而該中立國家的職務，不過促交戰兩方接近而已，至於交涉本體，當然仍由交戰兩方談判之。例如日俄戰爭，日請美總統老羅斯福出爲調停是。

至於說用國際會議的形式來結束戰事，在前史上却還少例證。海牙和國聯處理國際糾紛，是一種仲裁的方式，而不是國際會議的形式，至於巴黎和會是戰勝國商議如何處置戰敗國的集會，去國際會議更遠。華盛頓會議，確係一種國際會議，但關於山東懸案，却仍由中日兩方直接解決的。總之，國際會議必須與會各國都在和平狀態中，才可以舉行，以討論有關各國的事務，却不能用以結束兩國的戰事。

就中日兩方目前情形而言，除去日本復返國聯，願接受其裁判外，

只有直接交涉，和國際調停兩類方法，然而國際調停也不過是一個前奏，在本質上仍脫不了直接交涉的。

(二) 弱國的外交

前幾年顧維鈞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演講，他說我們的國家是弱國而希望外交勝利，那們強國的外交難道是傻子不成？

誠然，我們的常識太缺乏了，而唱高調的人太多了。每次辦理外交的時候，必有許多團體擬就許多對我絕對有利的條件，交給外交代表，並說明這次外交非達到完全勝利不可，但是外交代表怎樣辦呢？如果他也是一個唱高調的，或是希望獲得民衆贊美的，那們辦法是頗爲容易，他可以在會場裏慷慨陳詞，這當然毫無用處，然後退出會場，說是絕對尊重國民意志決不屈服。他個人固然獲得普遍的采聲，然而國家呢？如果他是一個忠公體國的外交家，那就要感覺極端的困難，他的希望只仰國家少損失一點好一點，能挽回一點是一點，他決不會有那種完全勝利的幻想，所以他所得的結果，是絕對不能滿足國民的要求的，中國外交家的常常受人詬罵，其原因即在此。

我們應該對於自己的力量有確切的認識，如果在外交上未能勝利，當時不從實際情形着想，事後又不從實際方面補救。徒然把辦外交的人痛罵一頓出出氣，這才是真真失敗主義的心理！

顧維鈞所說的，是身歷其境的話，值得我們反省。

(三) 勢力均衡

誰都知道英國對付歐洲大陸的政策，就是所謂「勢力均衡」。簡單的說，英國必須保持歐陸國家的勢力，在均衡的狀態之下，因為如果歐陸有一個國家過分強大，英國的安全就要發生重大的危險了。

運用這個政策在原則上是很簡單的，舉例來說，如果德國過分強大，英國就得聯合法國來制它；再就另一方面說，法國過分強大，英國就得聯合德國來制它。在歷史上英國的對俄，對法，對德的戰事，其主因不外乎此。

我們也許會發生疑問：英國這個「勢力均衡」政策，其方式既然如此簡單，而在實際上又經運用三百年，已為人人所盡知的事，難道歐陸國家真和傻瓜相同，聽任英國擺佈不成？我們要解答這個疑問，其實也是很簡單的，因為歐陸上的國家很多，如果某一國強盛起來，首當其衝的是鄰近的國家，最後才會和英國發生正面衝突，所以英國儘有時機來運用它的政策。

不過我們必須明瞭任何好的政策，必須有力量才可以運用，英國的國策正是如此。它決不是仰仗歐陸的均衡青勢來苟延生命，而是不斷增強它的力量，以保持這個「勢力均衡」的狀態。次之，英國決不欲在歐陸上擴張土地，因為如果英國在歐陸上有了屬地之後，一旦歐局發生變動，它也許會首當其衝，這對於這個政策的運用，就會發生極大的波折。

此外我們所可注意的，英國和歐陸國家的關係，其親疎友仇，一切以利害為準則。它對於歷史上的關係，不加重視。例如英法在歷史上有長時期的戰爭，英德間則有皇室姻婭關係，然而歐戰一旦爆發，英則助法攻德；殆戰事甫停，英又借款於德以助其恢復了，這就是重利害輕歷史的例證。我們又可以看見英國對於歐陸國家的親疎友仇，絕不問該國家的政體。它們是君主專制也好，君主立憲也好，民主也好，共產也好，英國是一切不管的，它所着眼的不過是利害關係而已。

英國本身有它的力量，不染指歐陸，又只重利害不論情感，這就是它所以能夠運用這個「勢力均衡」政策的理由。

(四) 合縱連橫

從前戰國時代，有所謂縱橫之術。合縱就是要把自北而南的國家聯合起來，連橫就是要把自西而東的國家聯合起來，完成或破壞這個對壘的外交手段，就叫着縱橫之術。當時自北而南的國家係燕齊趙魏韓楚六國，它們組織縱式的陣線，其目的在抵禦西方的秦國；秦國的外交政策，即在打破這個企圖，而要造成一個橫式的陣線。當時兩方在外交上的鬥爭，異常巧妙，其結果是秦國得勝，把所有六國都吞滅了。

現在歐洲的紛爭局面，和從前戰國時代合縱連橫的情形，頗相彷彿。現在戰爭雖已爆發，但是各國間還在外交方面鬥法。鬥法的目的，則不外兩點：(一)就是希望他人戰鬥，自己坐觀成敗；(二)還有就是助己的勢力務使擴大，敵人的勢力促其分散而已。將來結果如何，目前當然無從逆料。

歐洲的局面，其本質和戰國時代的情形完全相同，簡單的說，就是國際上的鬥爭而已。如果我們認為這是民主和獨裁，和平與侵略，資本與共產間的鬥爭，那就是我們被他們的外交鬥法所迷惑了。

(五) 公理與強權

歐戰停止之後，世界上陡然起了一片「公理戰勝強權」的呼聲。當時我國的梁任公，跑到歐洲去實地考察一下，他所看見的是疆場的慘况，他所聽見的是人民的怨聲，而他所遇到的又是英法的人士，於是梁任公回國之後，也大聲疾呼，說是「公理戰勝強權」，全國景從，而從前紀念德使克林德被害的碑，也移到中央公園，改為「公理戰勝」碑！

其實這種呼聲，完全是戰勝者裝點門面的話，可是到了現在，我們還沉醉在這種呼聲裏，以為我們為正義抗戰，所以必勝，日本師出無名，所以必敗，其實勝敗的決定，完全看力量的強弱，這却不關理的充足與否。

本來何者為公理，這解釋就難確定。例如虎食羊，在羊的一方面講

，無故被噬，這是老虎違背公理，但是在老虎一方面講，天子我以爪牙，不食羊何以果腹，所以食羊又爲理之所必然。國際間的情形，又何嘗不然，所不同者，同屬人類都有發奮自強的機會，不像虎羊的體格無法改造罷了。

然而我們竟會認真的說：日本靠強權，我們靠公理，所以我們必勝。宜的人，把這種思想，灌輸在民衆的腦海中，這是十分有害的。

旁人是戰勝之後，拿這種話來裝點門面，我們在戰事中拿這種話來麻醉民衆，甚至希望能因此邀列強的援助，那實在是大錯。

(六) 不爲人挫強

蘇秦說：不爲人挫強。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一國從事戰爭，應該完全爲本國着想，如果戰爭成了替他國削弱其敵國的力量，那就不應該發動戰爭或者是應該趕速中止戰爭。

我們先看歐戰終了時候的形勢。如果英國不接受德國的和平請求，堅持打下去，我們深信英法方面將可獲得更大的勝利。但是戰爭延長下去，英國當然更要犧牲，但是其結果呢？崩潰的德國，只是法國之利，英國是沒有大關係的，強大的德國，固然是英國之患，然而強大的法國又何嘗不然？所以英國適可而止，把歐戰結束下來，就是這個原因。

可是我們這次抗戰却不然。我們高喊抗戰到底，而絕不計及這個底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底。據共產黨人說：這次抗戰是蘇聯的保衛戰，我們真不知意思何在。如果他們真有這個念頭，那才是大傻瓜，或者是有心替蘇聯控強，使抗戰到底的結果，成爲「最後勝利，終屬於俄」。如果說他們希望把這種空話來誘騙蘇聯助我們，可是蘇聯豈是會給我們騙的？

(七) 不爲天下先

老子說：不爲天下先。蘇秦說，用兵而善先天下者憂。把這兩句話來觀察目前國際間種種鉤心鬥角的情形，是再確切不過了。

老子的話，比較廣泛一點。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凡事要沉機觀變。讓他人去衝頭陣，我們靜觀得失利害，然而利用過去的經驗是無往不利的。蘇秦的話單指戰爭一點，大概是從老子的話而來。蘇秦的意思，是在國際紛爭的局面之下，誰先發動戰爭就是誰倒臺。

歐洲在前幾年中，各國都是一面準備戰爭，一面避免戰爭，準備戰爭是把自己的力量充實起來，以便應付事變；避免戰爭是希望自己置身事外，以便收漁人之利。在亞洲方面，日本首先發動戰爭，其結果是勞民費財，功不補患，但是蘇聯却不費一力，把外蒙新疆及西北各省放在它勢力範圍之內了。在歐洲方面，德國首先攻取波蘭，致引起英法的宣戰，將來兵連禍結，德國的命運正未可知，而蘇聯乘機割取波蘭。不但未費氣力，而且竟可安然無事了。

(八) 援助寓言

從前莊子出遊，看見濶澤之中有魚，莊子說要引西江的水去救他。魚說：「你如有升斗之水。就可以救我，如果等待西江的水，那我早入枯魚之肆了。」

我們看了這個故事，覺得這魚的見解還不錯，因爲對於莊子所說的門面話並未信任。可是現在有條魚，他的見解却錯得大可憐，因爲他看見農夫在戽水，並且農夫明明白白的說，這是預備灌田，而不是救魚的；但是那條魚却矢口說那農夫戽水專是救他的。

廣西東部礦區旅行記

鮑華

一 向八步去

因為廣西賀縣，鐘山，富川錫礦的集中地，是在賀縣屬的八步，所以我們決定由桂林搭乘長途汽車到這廣西人說「不到八步，不知廣西之富」的礦業都市去。

我們一行三人，在六時前便齊集在南門外車站，等候車子開出車場。蹦蹦來遲的廣西公路局車子，終於在六時一刻露面，登車等候，直到七時，方始開出。這已超過了規定的時間。

在陽朔南北的途中，大隊的恭城民工，開到六塘去修湘桂鐵路。

車子因為水箱已漏，跑不到二十公里，便要加水。因此，意外的就擱了許多時間。一輛商辦的汽車本來在前邊走，經我們追上，不過等我們加水時，他又越前向前。因為電線壞了，修車匠爬到電桿上剪取廢線來修理，更加就擱了許多時間，同車的人們，把這兩輛車的互相追逐，比之爲龜兔競走，我們的車子，算作了狡兔。

到了七千人的荔浦

勉強的於十一時許到了荔浦。車子在這裏要修補水箱，至少有二時許的阻擱。在官商飯店裏吃了餐飯，我們便到城內去溜躑。由車站東的中山街向東走，這一帶是新建的市區。馬路兩側的店舖，都是新修過的。大大的房子裏，擺着很少的貨物。有些房子，新拆除去以開拓街道。廣西銀行荔浦辦事處的五層樓，在這裏是鶴立雞羣。

中山街的東首，連接着北門街。街道用圓圓的石子，鋪砌成許多花樣，有點像住宅富室宅中的甬路。路旁的鋪面，便沒有新與的中山街與荔柳街那樣整齊了。小的車衣舖，只有一兩架機器。織布的鋪家，也只有二張窄幅的木機。工人都悠閒的，沒有一點緊張氣。

進了北門，街道依然是用圓石砌成的。

在稅捐局門口，我們停下，想在這裏調查一下荔浦的商業情形。據他們的報告，荔浦縣全縣只有五六九家商號。全年的總收入額，不過七十六萬餘元。全縣，車衣業九十二家，製造業三十一家。包括着小規模的木匠，織巾，織襪，織布業的手工業，只有百〇四家。家數，比較起來，已是微小得很，論及收入，則更提不到話下了，手工業年共收萬九千餘元，製造業萬七千餘元，車衣業萬六千元，集中在城內的商店，有三〇八家。

在商會裏，遇到商會的常委。他估計荔浦城內的商號只有二百五十家左右。他認爲營業稅的徵收，過於可細了，許多攤販，也都同樣的當作了商店。據他說，荔浦城商會會員，只有百六十家左右。他一再的說，荔浦城的生意小得很。所謂經營進口貿易的水面業，只有三十家。他們只經營桐油茶葉與青麻這三種農產品，雜貨業，只有三十家左右。這裏幾乎沒有代客買賣的經紀。

城廂的人口，只有七千人。

城在河的南岸。城東，也是河岸。在河中，有一些小小的船隻。不多的木材，堆積在河面上。車站的西方，是公共體育場，及中心公園。再西，便看到荒山荒秃，與漫漫荒地了。這一點，似乎荔浦的北鄉，自馬嶺河以南，便是這樣。

車子修理了兩個鐘頭，畢竟算是完畢，於一時許又開。過了荔浦城後的河，便在一個荒丘上開動。丘，太大了，極目四望，幾乎不見邊際。在東北方，間有不少的松林，有些，已然成了器材。

三 平樂的婚禮談

在平樂城西，又要過河，划船用小汽機拖。不料我們的車等上船後，汽船又壞，費了將及一點鐘，方又修好。幸而車上有一位平樂人，談

了一些關於平樂的事體。又因爲有一乘花轎，正在過河，我們又連帶的談到婚禮。

據說，在平樂，中上人家，聘禮，至少需要三二百元。女家的嫁裝，如果有錢的話，可到三千元。從箱籠衣著始，直到床張桌椅，洗衣洗腳盆，都要帶齊。大概除去鍋盪瓢盆以外，一切家庭中所必要的器具，結婚後，都無需再置備了。較貧一點的家庭，也要陪送三三個陽江皮箱及衣飾之類的東西。

花轎到門的時間。總在早上，或晚上，很少有在正午的。據說，這是由於過去，恐怕在中途遇到官員大轎，不免有讓路的麻煩的緣故。

轎上的飾物，如篩子，弓箭等等，與各地都沒有差異都是按照中國的道家神話而備辦的。不過人們都不知道用途了。這一點，似乎大家都需要再看一次元中的桃花女雜劇。平樂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新娘在下轎前，由領導她的婦人，先在轎前宰一隻毛雞，用血塗在轎門上，新娘然後出來，這一點，當然也是避邪！

四 到源頭墟

車子渡河，在站上少停即開，過了二塘以後，農田的景色，又有些轉變。河邊的水車，接連不斷，二次稻正作油綠色，不過苗莖都很短。據同車的一位說，這是平樂最富的一區，榕津。平樂的農產物產量，在這一帶幾及全縣的三分之一。

自此，林木，柿樹，漸漸加多。據說，柿，是平樂與恭城，鐘山一帶的特產。每年生柿與柿餅，向外輸出不少。同時，這位君，又講到一句笑話，他說，「這一帶的小孩，幾乎全個是吃柿餅長大的」。以後，我又問及許多人，他們也都承認這句話。大概，在嬰孩初斷乳時，即以柿餅和米作粥，以飼小孩，及能自己吃東西時，柿餅就成爲點心了。這位旅伴又說，「柿餅的營養價值，不在代乳粉以下」。

過了同安墟，這是每逢一、四、七即開墟場的，不久便到了那個逢三、六、九開墟的源頭。後一個特別大一點，公路在墟的北方。由公路

上看墟的房舍，似乎很整齊，大而特高的墻壁矗立在北部。公路北面，是鄉公所與小學。學校前，左榕右樟，皆及二抱，青翠宜人。據問及，墟場，約有六七百戶。在這裏，特別有一條湖南街，住有不少的湖南人，以織布爲業。因爲車子尙有幾分鐘停留，我們便到街上去略轉一下，湖南街窄得不像話，用石子鋪成，兩側矮矮的房子中，約有十餘家織布的，每家不過三三張矮機。男子在絡紗，女子在織布。小孩子，有些有工作，有些在玩耍。看形式，還純粹是一種家庭手工業。問了兩家，都沒有雇徒弟與工人。工作是悠閒的，毫沒有緊張意味。據問詢，他們都是湖南永州一帶的人。織成的布疋，除去在當地墟場中賣去以外，有時也到附近的墟場及鐘山一帶出賣。

因爲偶然的機會，我的一家稱爲飯店的舖子的後面，看到也有織布的，據機匠說，他是替飯店老板織布的。布是寬幅的黑灰色的愛國布。大概工資每月最少八元桂鈔。不過論定給價的居多。因爲飯店主人的主要目的，是織布自用，只有很少的時候方準備出賣。每年最多織三五個月，即行停工。機匠，自己家中也有機，因爲工資較多，方肯出來爲人作活。

在源頭墟的東方與西方，有很多的菜園。這一點，指明，墟中人，已然有經營着所謂「附郭」農業生活，同時也指明附近的農村中，應也有許多人，要到墟場上來購買蔬菜的。

五 到鐘山

車離開源頭墟，渡過幾次渡，便到了松林中的一站，稱爲大橋。

在未到大橋四十餘里時，及大橋東十餘里中，都看到許多由墟場中回來的農民。看他們的貨品，似以豬，牛爲最多，豬裝在長圓的篾籠中由人担着，木器，也有不少。紅紅的豕油，惹人注意。我疑心這是爲女兒購辦嫁裝的。趕圩的人，男女皆有。不過女人，在這兒已有不少包頭。男人間或有些騎馬的。

在大橋東北方，松林又漸多，荒山，荒原，也相間多有。車子以後停在鐘山城西的大街上。

街的西端，是鐘山的第二市場。在街兩旁，郵局，稅局，電話局，都一概俱全。鋪面，也都小得可憐，貨色極少。一家藥房門口，寫着「淨水土靛染房」幾個大字，暗示出這裏的染料，還是土貨。

嗣後，據在八步稅捐局所得到的調查，鐘山共有商店一三〇家，全年的總收入額約有八十五萬餘元。商店中最多的，是販賣業，有八百七十家，收入額，則有七十三萬餘元。這一點，似乎可說明鐘山的經濟地位。手工業與製造業合計，不過百八十六家，收額則不過三萬八千餘元。

車子轉過鐘山城北，到了河岸。由這裏看去，鐘山城，很小，大概北面，不過里許長。城東瀾河，鐘山中學，在河岸，是風景最好的地方。河中，停有不少的船隻。船可下通八步賀縣，至廣東的開建。船上運來的貨物，有雜貨與柴油。後者當是各礦公司運來的。

六 夕陽西下中到八步

車渡河後，在丘岡上行走，荒地與松林，相間而是。稻田甚少。旱地，則多植八角，甘蔗，麻，紅薯，與包谷。間有蕎麥。這些植物，自平樂以來，便是路旁旱地中習見的。紅薯特別多，這一點，指明農村中，要以地作為主要的食糧。農婦，有在晒薯絲的。

自此，途中便看到不少的木輪牛車。將及到登高時，已然夕陽西下，紅光照地。通過了許多礦場，看到錫礦的沖流水溝，與用水停沖土然後吸到溝中，用水沖洗的技術。車子在登高，這是因礦業而稍形發展的小鎮。楚南旅店，和楚南飯店，指示出湖南人在此地的力量。

車子終於在電燈照耀之下，到了八步。由街的西端，跑到街的東端，去找旅館。五洲酒店客滿，不得已，跑到柳州民團指揮所開設的花園式的八步酒店中住下，把一天的疲乏，污穢，在這裏休息，洗滌。

七 紙迷金醉的八步

在十年前，八步只是一個有千餘人，四五十間鋪戶的小鎮，在交易方面，遠不如八步東北的黃田墟的旺盛。八步鎮內的商人，要按圩期，把貨物運到各圩去出賣，自從礦場開禁以來，不過六七年間，八步，便完全改了面目了。街道由賭場捐中，年抽六十餘萬元而修築起來。店鋪，也同交易的旺盛，而新興起了許多樓房。廣西銀行，特別在八步設立了一個分行，五六層樓的建築，巍然獨立在街的西端。各礦的駐八步通訊處，幾乎一家握一家。酒館，戲院，都次第設立起來。平樂區的民團指揮部，賀縣區的稅捐局，都因八步之繁榮而遷到這裏。

廣西貿易處分處，與美孚，德士古，亞細亞油行，禪臣謙信行，也因為礦場之發展，各有分莊。街，是只有一條。河邊上的沙街，與臨江街，短而荒涼。舊日的街市，都是南北的小弄堂，窄污，暗，是三個特點。

商店，幾乎都是廣東人開設的。廣東話，在這裏似是普通話。廣東會館，是個舊式的祠廟式的建築。據商會中講，全鎮的人口，約六千五百人，商號，不過三百餘家，加入商會的，約有二百五十家左右。但是，據營業稅局的統計，則有四百餘家。現在，將他們的統計，略列如後：

業別	戶數	全年總收入額(元)
販賣業	二八七	二二一·九〇〇
映拍業	七	一一·五四〇
牙業	七	
旅棧業	三〇	三七·五〇〇
印刷業	二	一一·〇〇〇
商車業	六	一六六·六八〇
酒樓業	三	五四·〇〇〇
洋服業	一	八〇〇

娛樂業	一	七·二〇〇
製造業	六	一二·八〇〇
熱食業	二二	三五·二〇〇
手工業	五〇	二四〇
理髮業	八	四·〇〇〇
租賃業	二	四·〇〇〇
故衣業	三	三五·〇〇〇
當舖業	一	八〇·〇〇〇
代理業	二	八四〇·〇〇〇
經紀業	一	一〇〇·〇〇〇
總計	四三四	一·六二三·五六〇

商店的總收入額，幾乎等於鍾山縣全縣的二倍，由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八步的商業地位與最近的繁榮。現在，八步，是附近諸圩場中的小商人採辦貨物的地方了，富川，鍾山的商人，也常到這裏來辦貨，湖南的江華，永明，有時，也在八步的勢力圈內。

大概，是由於興起太晚的關係，在八步，經紀一類的店子，特別少，並且行佣，也少到極點。每百元，只要一、二毛。

商業雖然繁榮，不過，只是集中於幾十家。大部份店舖，則微小得很。洋雜業店，有時不得不帶買水菜，蘇杭舖，或許代買燒豬。這些，在看慣專業商店的人們看來，是一點特別的現象。

物價，在這裏，是特別的高。

米，要二十元桂幣一担，與桂林相差不多。水菜，雖然有兩個菜場，不過，始終是供不應求，保持着極高的價格。八步附近的礦場，都開着汽車，到這裏來購菜蔬。木材據說從民國二十一年以來，漲價了十餘倍，因為需要太多了，例如普益公司一家據說在六年中，便用去二十七萬元的木材。因此，附近的材木，都被斫光了，現在，有用的材木，要來自二百里外。河下的船上，常裝有杉竿杉板，松柴，木排，在這裏很

少見到。

代表市場繁榮的，恐怕在礦區中，要特別以妓女，酒館，與賭場，戲園，這幾種東西為主體吧。發了財的礦場股東，經理人員，與礦工是要作特別痛快的浪費的消耗，這是一般的原則，在八步，當然也不能是例外。

戲園，現在有兩個，一個在演粵劇，一個在耍把戲，每晚人山人海，總要在十二時過後，方能散場。

酒館，雖然只有三家，不過設備，都極豪華。紫檀大理石的桌椅，很普遍一二百元的酒席，是無需特別通知，即可立即辦到的，夕陽西下後的營業，特別顯得活潑些。歌妓，穿梭似的，一家一家的亂跑。

妓女，在這不過七千人的都市中，竟有二百四五十人。妓捐的收入，月即有二千元左右。在夜晚，這些官妓與很多暗娼，成羣的在各酒館旅舍中活躍着。

賭場，名為「恆升餉館」，包辦的人，年納稅捐，名為防務經費，約五十餘萬桂鈔。賭場的經理人，又每日付與公司千五百元。場中的開銷，還在其次。在賭館裏，有四台牌九，四檯紅寶，圍滿了賭客。另外四檯，因為營業不佳，暫時停止活動。連礦工合計不過三萬餘人的都市，竟擔負了年及六十萬元的支出的賭場，你可計算出每個人每年的貢獻。

這一切，都有賴於鑛的維持。在八步，大家，三教九流，都懂得錫的市行的。他或她們都直接間接由錫得到生活資料，你只要問及他們，或她的生意的情形，他或她，便可告訴你，因為錫價的跌落，沒有生意可做。

鑛業同業公會秘書，陳體乾先生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八步，純粹仰仗着錫。錫價的漲落，立即可影響到八步市面的盛衰。在前幾天，錫價跌落，並且因為貿易處欠錫鑛貨價，有兩月未發，八步便沒有脈了。一個個都愁眉不展。酒樓，總共每天不過三二檯酒，賭場，十二檯，只開八檯，並且還無人來。妓館，在平常，平均每天可

買到二百餘張酒票，每夜至少有八十個宿客一落而跌到每天一千幾張酒票，二十幾個宿客。現在因為貿易欠款付清，錫價提高有望，市面上，又漸漸的繁榮起來了。」

實在，八步的一切，都依恃着錫的貿易，在過去幾年，平均每年，只少有一千萬元的錫價收入。大概要不少的一部份，是被錫礦販東經理人員，贖工，以浪費姿態的消耗在這裏的。

在八步市上，似乎一般人，也不認識別種人。看到一個衣服稍潔整一點的人，總會把他當作開礦的人，我便被飯館店舖中人這樣問過幾次。

人們說，「在八步，錢是紙印的，財寶是從地裏出來的」多少是有一點寫實的描述。

八 回平樂去

在八步時，決定我自己到恭城去看一乘栗木附近的錫鑛。礦廠有車子到八步，不過要等一半天，賣了錫，辦了貨，領運錫執照，方能回去。因此，我決意先到平樂，再轉車。

在晨光依稀中，我們跑到車站，在六時半開車。晨霧，猶各處未消。雖然在八步時，曾到了二次大雨，不過，鄉間的田，仍然在極度乾旱中。許多禾苗，似乎都需要灌溉，水與灌溉設備，都似乎還很缺乏。

在源頭墟早餐，十一時許，已望到了平樂，突然有空襲警報，我們也照例下車躲避。在竹林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九架飛機的動作。大概在平樂的上空，盤旋一週，即折向東南方去了。可是警報仍然未解除。平樂城內的人，都已大部份提箱挈篋，扶老携幼的到處亂竄。最後，車子不能停，開到站上，我取下行李，便步行進向市街。不料走到大橋旁，又被阻止住。許多居民，由城外回來，也都聚集在這裏。我們枯候了一時半，警報還沒有解除。我想，如果日機再回來，這倒是很好的目標。大概是一個妓女，因為同一位軍官認識，便被軍官挈攜着洋洋的過了橋。一般人，只有不平，不過沒有嗚，這或許是廣西人的特點。最後，我

實在不能忍耐了，大踏步的走過橋，不過也未遇到阻攔。還有點奇怪。回頭我看到許多人似乎在欣羨，他們仍然被隔在橋那邊。在龍潭旅舍裏，找到一間極端通風的房屋，暫且解決一下渴與汗的問題。

平樂市街的佈局，很像北斗七星。城在西北角上，微微有點方。只有三個門，北，西，南，南門已然拆掉，通到新碼頭，由碼頭向東，在山邊河岸上的一條狹而多彎的街市，算是北斗星的斗柄。最繁榮的商店，水面業，與布疋，雜貨業，旅店，都集中在這條街上。公路局的汽車站算是斗柄的極端。河下，彎着下至梧州，上至桂林，及恭城去的船隻。平樂的「水面村」三十九家船戶，也終年或常常飄泊在水上。

城內，只有兩條大街，南北街與東西街。縣政府在城的東北角上。廣西銀行，在街東。那個小巧的中山公園，也在街東。廣西農民銀行，在城西的一條街街裏面。其餘的郵局，稅局，航政局，便都在繁華的街上。

城西與南門以西，與城北，也有許多住戶。由恭城來的平樂江，在城的西北角上，與桂江會合，更轉折向東流去。城東，是一座禿山。因此城沒有東門。國民中學，在河南岸。

城內的人口，似乎始終沒有多少變動。自民國二十四年來，便常在萬餘人左右，戰時的影響，在這裏的人口方面，似乎還不顯著。雖然在街上，有時可聽到各地的方言，不過又少到極點，只是因為城小，使你易於注意到就是了。

九 平樂的貿易

據稅捐局營業稅部份的統計，整個平樂縣，只有一〇六六家商店，總收入額，不過三百四十餘萬元。在城內，有四三五家商店。商會中人估計，全城不過三百餘家商店，加入商會的，只有二百四五十家。他們認為營業稅徵收過於苛細，許多不能成爲商店的舖攤，也被迫納稅。這一點，大概近於真實。事實上，就營業稅的底冊上看，有些根本連個名稱都沒有，例如陳大嬌上鞋，王大嫂縫衣之類，都一一的登在簿子上。

平樂城的貿易，只能概及於平樂縣，荔浦，恭城幾縣，所以在數量上，與價值上，都微小得很。據民國二十四年的調查，平樂城出口貨物的種類與數量，約有如下，一般的說，都是農產品。

白米	二·五五〇·〇〇〇斤
茶油	四四九·二八六斤
桐油	四〇五·〇〇〇斤
桐油麵	一·三五一·六二七斤
茶油麵	一·五〇二·七〇〇斤
花生油	一二二·一四〇斤
花生油麵	一一三·四五七斤
青麻	一·〇〇〇·八六〇斤
黃糖	一二二·五二〇斤
月柿	一〇七·二四三斤
黃豆	九〇·〇〇〇斤
紅瓜子	二六·六〇〇斤
水牛	四六四頭
鴨蛋	一九一·五八〇個

這個數字，在現在還適用。據有經驗的水面業中人所估計的，與這個數字，只有些微的差異。

進口的東西，則以鹽，紗，布，煤油，糖等爲大宗。民國二十四年平樂城內輸入二萬二千多包鹽，每包二百斤，千八百多件紗，四萬餘包煤油，三萬疋布，及二十五萬餘斤白糖。

在布疋一類中，據說，上海布要佔百分之七十。剩下的，是廣東三水布。在平樂有一家上海莊，專門運銷上海布疋。

經營這些貨物的進出口的，是水面業商人。這裏，平碼行，沒有什麼勢力，大部份代客買賣的事，由水面業商人代作的，行佣是九八五，即每百元，只抽取一元五角。並且這種代客買賣的事，也只限於本街上及水客的小量買賣。例如，桐油，只是代客賣與街上舖戶或賣與販油到

昭平，蒙山一帶去的水客。

十 戰時影響下的平樂進出口貿易

大概桐油，在平樂，多來自荔浦與恭城。價格自戰事發生以來，也有許多變化。一般的說來，在戰前，每担值四五·六元，去年年底，四〇餘元，本年正月三十餘元，外匯統制後，二十五元，最低時曾跌至十八元。由平樂運油到梧州，每担須運費四元五角，裝三個罐，每罐須五角。據業中人說，自外匯統制以來，平樂的桐油，就很少有運下梧州的。因爲在商人買貨時付出的錢，已然與現在梧州的行市三十五元，相差不多，沒有人肯賠上運費與鐵罐費去運油的。他們寧肯把貨存在平樂。

茶油的出口，現在也漸趨停頓。因爲自廣西貿易處決定自十月一日統制茶油貿易以來，定價不過二十元一担。在平樂過去的行市，是一二三元，運費需要三元，還要另加鐵罐費，這種交易，只有賠賬。因此，在平樂的市價，便跌到十九元，不過這也只限於當地消費的。即以此市價，收買茶油仍然不能運到梧州去。茶油，也多來自荔浦與恭城。

現在桐子茶子，還未上市，許多商人，對於這種貿易，都感到一點恐懼不敢放手去做，恐怕行市也不會提高的。

茶油與桐油的兩重統制，只是苦了農民。商人，受到的損害，究竟少得很。

青麻，是平樂的特產，因爲每年可收三次，產量也特別豐富一點。在梧州市場上，平樂麻可自成一單位的。大概現在上等麻每担二十六元，中等二十三元，下等二十二元。大部份麻運到梧州後，都銷向廣州汕頭了。

平樂的米，現在大概只够當地消費的，不過，因爲桂林米價特高，所以，還有不少的米，運向桂林去。在這裏的米價是上米八元二，糙米七元七角。比桂林的九元八元多，有點少一些，所以有利可圖。

平樂入口的貨物，最近有一點特別的銷路，銷向湖南，這是湖南幫

的專利事業。自從粵漢路時被炸以來，湖南南部的幾種貨物，便多由平樂轉運過去。大概說來，運到平樂的煤油，有百分之六十，轉到湖南去，棉紗，崖州鹽則有百分之三十銷到湖南去。鹽在廣西，是自由販賣的，這裏沒有特許的鹽商。

現在，平樂，成爲湖南的一個入口港了。

在空襲警報的恐怖下，商業，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大部份舖戶，上午都不敢開門，貿易也只限於下午。在午街上是熙熙攘攘。上午便冷清到極點了。

十一 中秋節中的平樂

我第一次到平樂時節，適逢中秋佳節。在正午，空襲警報未解除時，便聽到街裏鞭砲聲接連不斷。這是祭神。進到街裏後，看到每家舖戶門前，總有一盤供品，這裏面是雞與燒豬。月餅，也擺有幾碟。三盞酒斟得滿滿的，筷子平放在椅上，紅燭，與線香正在發光。

各商店的晚飯，特別豐盛，在四時前後，便都已吃過。到了晚間，這時爆竹聲，更密如連珠，有一點像過年的意味。便只有吃各色月餅了。

因爲爆竹聲的騷擾，使我雖然很疲乏，仍不能入睡由旅店的窗子，向東望去，狹細的桂江，更外的顯得綠而且靜，向對面的山谷中，轉折流去，在月光的照耀下，童禿的山石，似乎把色彩，變得柔和一點。皎潔的月亮，掛在山頭，稀疏的黑雲，隨着稍爲激盪一點的南風，向北游移。河下的船戶，也在燒香燒紙祭神，鞭砲聲過後，便看到許多人在沙灘上，盤膝而坐正在喝酒。明月，作了他們的燈光。

我孤零零的一個人，感到一些惆悵「那年，那月，纔能回到我那故鄉？」一想到這裏，無名的惆悵自然的湧上心頭。師友，都在萬里外，但髮鬢間我所懷念的人們，似乎一個個在眼前走過去。

在這種孤寂中，我很想把茶房叫來，閒談一下，改換改換空氣。但是，他們都已放假到外面去了。我無聊的披上衣服，到街口轉灣。鋪面

，早都關了門。街上，只有賣消夜點心的小販，我默默的數着看着，突然我發現了一個貧賤與饒飽的湖南人，接有媳婦，的「老廣西」了！他已是久在平樂。

孤寂與惆悵，使我又踱回旅館。躺在床上，讓月光與清風，洗滌我的心軀，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睡着了。

這樣，我過了中秋節！

十二 到栗木去

栗木，是恭城縣屬的一個小墟。因爲在栗木的東北方面，是錫礦與鑛集地，所以，牠也像八步一樣，以礦區中市鎮的形式發展起來。由平樂，有縣道的汽車，直接來往栗木，汽車常是停在我住的龍潭旅館門前，我得到許多方便。

天光還沒有大亮，茶房把我喊起來，說是應當起來了，並且說，今晨又有警報。等我上了車，車子以躲避空襲的姿態，向着車站跑去。提箱籠的避難人，在路側擁擠不動。燈籠與手電燈算是照明的器具。

車子，停在站上。等候客人。

「本來恐怕早晨有空襲，所以三時半便起來作飯，飯還沒有作好，就放警報。我抽出木柴，提起箱子，抱着孩子便跑出來了！」這是一個女人的話。

「你還好，我睡得正濃，聽見有警報，臉都沒有洗，就跑了出來了！」又是另一個女人。她的臉上，沒有傅粉，夜晚的疲乏，還有痕跡。

一羣，一隊的跑開去。

有人問車子，是否馬上開，他想隨車子遠避一點。不過，他的希望沒有達到。

最後，在六時半，方擠滿了人，開動。

路旁樹下，青草上，岩石，到處都是人。青年的夫婦或許是愛人，還在並肩的談着。

車子很快的便到了二塘。在這裏，到恭城去的路，與到八步去的路

分手。經過一片稻田便過了九龍村。這時候，遼遠的紅土荒丘，很少有被淺草掩蓋起的地方。車行許久，方看到一些幼年的小松林。

由此渡河，在到平樂的白崖鄉油菜，中間，幾乎老是在松林中穿過。松，都是幼年松，斫下來的松枝，與被劈開作柴用的松木，堆積在林中。林中有些用竹葉蓋草的婦人。

到了蓮花，便是恭城縣界了。這是恭城縣最南的一鄉。蓮花有兩個村子，都很大。在南面那個村中，有一座四五層的樓房，正在建築中。

在山獅圖村處，又要過河，河岸許多木架上，晒着柿子，他們稱爲月柿，這是恭城大出口貨之一。柿子晒得半乾，便可加壓力，使之成爲柿餅了，這村落，似乎很窮，周圍的山，都是童禿的。

縣公路，修得特別壞，簡直不成其爲公路，顛播得有些令人受不了。女人，與小孩，時時在嘔吐哭叫。

路兩旁的田，都已乾旱到了龜裂的狀態。植有晚稻的田，也缺水得很，禾苗，顯得意外的發育不全，豐收的希望，是沒有了。據說，夏季因爲旱，有許多晚稻，根本就未能下種，勉強種下去的，也長得不好，因而歉收是不可避免的，未能種晚稻的田，本來是可以種別的冬作物的，如麥與豌豆之類，不過，因爲征兵與征工修湘桂鐵路的原因，又使農村間的勞動力缺乏，明知道應當作的事，也只有放棄了。戰爭的影響，竟在僻陋的農村中，也嚴重的感到了！

八點半時，車子過了橋，進了恭城縣，停在南北街的中央，恭城縣合作庫的門前。

恭城，城在東方，大概周圍不過三四里。城牆已拆去了。城南東都是河，南面有座浮橋。橋的南岸，在山後，是劉氏宗祠，城西是菜市。在西北角上，是中山公園與縣政府，都離汽車站很近。在菜場上，各樣的菜蔬，還很不少。

大概恭城全縣的商號，共有六百六十家左右。稅捐局調查他們全年的總收入額，不過五十萬元。在這些商號裏面，製造業與手工業合計，有百二十家，全年的收入額，是二萬七千餘元，由此可看出，即是手工

業，在這裏，也不甚發展的。

在恭城吃了早飯，雖然警報沒有解除，不過車子仍然繼續開。越過了很大的一片柿園。迎到了不少躲避空襲要轉回來的男女老少。在立魚渡處，又要過河。河兩岸，是柳樹與竹林，雖然不多，不過已然是很好的點綴了。

立魚渡以東，又有不少的稻田，不過荒山，也時時得見。販柿的小販，赤着胸脯，流着汗珠，不時的，一批批的過去。

在白羊鎮，車子又停了一停。白羊鎮的街道，都是用石子鋪砌的成，很好看，在鎮的南頭，看到兩家鐵匠爐。他們用松炭作燃料，這在個人，還是第一次得見。大大的一堆木炭，堆在爐上，電動風箱，使之燃燒。我想這樣，是不會有很高的溫度的。

在某家的場上，我看到不少的花生，證明這也是本地的特產，本來，在車子上，尤其是到八步去及回來的時候，我已看到許多人在收穫花生。他們的作法，有點像故鄉甲二三十年以前的技術。大概是這樣：

先將耢子取去，然後把土撈起。用大的篩子，一頭支在地上，另一端的兩隻把柄，用手握着左右的擺搖，土篩下，便剩下花生了。這種技術，不想現在，在廣西我又見到。

一般的說，由花生耢子枯萎的情形來看，已嫌收穫過晚，不免要多費時間的。

由白羊到嘉會中間，路時而好一點，時而更壞，總是以未鋪路面的地方居多，在嘉會，又要渡河，嘉會，似是一大鎮，商家很不少。墟場，在街的中央。許多房舍，都很整齊。河下，灣有不少的小舟。這些，是下水可到平樂去的。

河對岸，又是一鎮，名爲秧家。街甚長，約半里許，兩側有不少的黑黝黝的店舖，看不到什麼貨物。舖子門旁，總貼有「門官土地」、「舖門財神」之類的紅紙。在某一家裏，看到正在工作着的兩張窄幅的布機。

在這裏，車上又來了兩個鄉下女郎，但態度，却有點張狂，這兩個

女人，以後我還在寶成公司的工人宿舍裏第二次遇到她們。據說，她們也是寶成公司的。不過，又與大都市的娼妓不同，多少還有點情義在裏面。同業公會秘書張智林先生說，她們是過節方回，來執行那八月十五「送機」九重陽「送鞋」的任務的。雖然是寶成，還保有鄉下的偷情的意味。他並且說，在農閒時節，鹽場中不缺這類季節性的生意人。

車子繼續在不良的道路上走，顛簸起來，使你不敢坐下。在六嶺，又看到河中的船，據說再向上，便不能通船了。木板與杉竿，堆積在路旁。河中尚有許多木排。

自此以東的村落中，便時時看見大的祠，這在別處，似乎還少見。田間則甘蔗加多。荒丘上，是茶桐雜植，不時更看到大規模的松林。有些松樹，已然成了很好的器材。

經過長期的顛簸，車子終於在栗木墟南面一條僻靜的街上停下來。栗木，只有一條街。約長里許。街的兩旁，房舍都很整齊。大概商店，總有三二百家。不過貨品，也似乎很少。房屋與貨品，有點兒不大相稱。據說人口有四千人。稅捐局，栗木礦務事務所，都在這唯一的街上。栗木的北，東，南三面，都是大山，礦的所在地在東方。圩場正位，在這環山的小平原上。河水下流可通至平樂，稱為平樂江。

十一 回程

在栗木，參觀了四五個鐵公司，晚上又在同業公會，看到了一些檔案，並且蒙栗木礦務所梁所長告訴許多關於礦場的事情，我覺得沒有在這裏繼續逗留的必要。並且夜晚時的空襲，使許多人都慌忙的逃避，根據在別處的經驗使我覺得即使再住一天，也沒有所得。

在讀過同業公會秘書張智林主稿的平樂縣志稿以後，於十二時許昏昏睡去。大概因為有心事，絕早便醒來。到車站等車。六時半開車。

因為今天車上裝有十包米，使車顛簸的程度較輕一些。在由栗木到恭城的途中，短途的乘客特別多。據說，米在栗木，價亦不低，祇因平樂更高一些，所以商人不管栗木米是否够當地消費，仍然運出去。

九時到了恭城。在菜場的飯攤上，吃了兩碗麵。價錢比平樂貴了一倍。

在車站的門口，看到縣政府的佈告，說明恭城境內縣道的專利行駛權，二十七，八兩年度，被騰達汽車行以一二〇九五元的高價包去。另外一家追飛汽車行，便只有向騰達車行繳養路費了。不過兩家汽車行，都只是各有一部汽車。據開車的司機講，於恭城的養路費以外，車行於平樂境內，還要向平樂縣府繳費，行駛於二塘到平樂間，要向廣西公路局繳費。大概他們每月向各方繳的養路費，就差不多要法幣八百餘元。在汽油這樣漲價的情形之下，我懷疑這些縣道汽車恐怕無法維持。

車到二塘時，正值圩期，二塘圩，是一四七期的，今天是舊曆八月十七日。在一條南北街的兩旁，滿是蔬菜，紫蘆，蒜及紅薯等東西。向南去一點，是竹器的集中區。在東西的橫街上，有一些米担。洋貨雜貨，祇有少少的幾樣，陳列在些零落的攤子上。在公路北面的廟東，戲台西，兩株大樟樹底下，是豬市。大大小小的豬，都陳列在這裏。雖然天氣酷熱，在這邊陰密佈的地上，似乎有些涼爽。

在二塘，我看到了廣西的基本武力，三自政策的實行者，民團。他們要花錢坐一段汽車，似乎是想開開眼界，槍枝似乎各色各式都有，在開武器博覽會。

到平樂，又落了店。

在第二日的十時半，又登車到荔浦。到荔浦時，正遇到空襲警報。車上有人在着急，喊着快停車。不過車子終於開到站。由街上望去，附近的山上，都佈滿了躲避空襲的人，

不久，車子仍然要開。警報沒有解除。

公路旁的樹下，擁滿了人。似乎是在歡送我們。絕沒有躲避空襲的樣子。由這裏我深深的感到荔浦人民對於空襲絲毫沒有經驗，他們不是在躲，而成羣的集在公路兩旁，山上，正與敵機指示了目標。

經過了三時許，最後，車子畢竟到了桂林。一週餘的旅行，暫時告一段落。

廣西紡織工業概況

曾之琛

廣西的手工棉織業，幾乎普遍的在各地存在。主要的形態，是農家副業的性質；其次則是在城市或墟場裏面以家庭手工業的形態出現。但這種手工業已經不是自然經濟下的狀態，事實上牠已經變質，第一是受外來工業商品的侵入，織布均用洋紗，所以名爲「土布」，實則是以低廉的工具與勞動對於外來半製品的洋紗的加工，織而不紡。這是從前此的手工紡織業區別出來的第一點；第二是受商業資本的壓迫與支配，使其失去自然經濟的獨立性質，這事實與上述第一點有密切的聯繫，因爲棉紗侵入之後，自種自紡紗，已成爲極不經濟的事情，結果是向店主領紗，織成之後交還店主而收取工資，家庭工業或家庭副業的作業者，這時不以生產品的所有者與出賣者的資格而以勞動力的支出者的資格爲商人工作，商業資本不但支配了手工業品的交換過程，而且支配了牠的生產過程，此外商人還有以現金收買棉布，或以較多量的棉紗，交換織成的棉布，這都是商業資本支配手工業品的交換過程方式，這種本質的轉變，是從前此手工紡織業區別出來的第二點。

由于上述兩個原因，桂省的手工業，是在一種變質的殘存的形態之下存在着。跟着外來工業紡織部門的完全製造品之大量侵入，在價廉物美條件之下，染色與機械技術均劣的「土布業」不足與之競爭，事實上已日趨於沒落的途徑。

關於各地織布業，除鬱林與桂林兩地作者曾多次考察以外，尙就其他各地作一個概括的調查，計收到有關於五十餘縣的手工織業的材料。就其生產關係與組織分析起來，可籠爲三種形態：（一）農家副業——此又可分爲三種形態；其一爲滿足家庭的需要而生產，過去桂省婦女出嫁，常有以織機爲贖器之習，作用即在於此；其次則於農隙時從事較多量的商品生產，提供到墟市與城市裏面求售，作者曾調查，桂林縣屬的兩江墟（離桂林四十五里）百色第一市場，龍州的第二市場以及在其

他偶然遇到的墟集內，常見婦女携有數疋土布趕墟求售，如兩江及上述龍州百色各墟，一墟之間，特有多至數十百匹者，這還是以生產品的所有者與出賣者資格從事交換。這兩種形態，在桂省稍爲僻處一點的地方，普遍的存在。另一種也是屬於農家副業而受商業資本的支配的，如鬱林的織戶，多向店家領取機頭，（二）家庭手工業——以家屬成員從事勞動，而以僱工徒弟爲輔，有買紗自織與經理門面或小販出售者，亦有向店家領紗還布而收取工資者，（三）工廠手工業——即純粹由僱主工人徒弟構成而從事生產者，但此種形態，桂省手工棉織業中不佔重要。代表前兩種形態而且在桂省手工業部門中有佔經濟地位的是鬱林和桂林的土布業。現在就所得材料及調查時的狀況加以敘述如下：

（一）鬱林的土布業。
鬱林織布業，始於清末，創始者爲鬱林城內信昌號店主陳胃宗先生。陳自往廣州學習織布，歸後開始經營，當時外貨侵入尙不厲害，工資勞動亦極低廉，銷路頗好，當地人士以爲有利可圖，乃起而倣效，近郊農民即漸以此爲重要副業，縣屬福棉，辛定，鳳門村，陳村，竹尾等地亦頗多業此，二十一年前後頗爲興旺，城內布莊，多千此時開設，自後尙有相當發展，至作者今年五月在桂考察時，據該縣府調查估計全縣業紡織者有三千二百廿一家，男女織工七千三百餘人，年約生產土布一百萬三千四百餘匹。（根據該縣政府填送工商業概況調查表），但此數字頗不近實，據另一調查，則二十五、六年時，該縣織戶只約八百戶，大小布莊共約二十八家，織機數約二千餘架，二十五年用紗數量約千包左右，其中人鍾牌二十號紗佔總額百分之八十；次爲十號紗，佔百分之十五，十六號紗僅佔百分之五，二十五年產布量計十五萬疋，以長十五碼寬一尺七寸者爲最多，約百分之八十五，長二十碼者約佔百分之十，長二十四碼者最少，僅佔百分之五，依時價估計，約值四十五萬元（桂幣）。

，產額較二十四年之二十一萬疋左右，已減少數萬疋，二十六年至今年，尤其是戰事發生以後，紗價暴漲，生產的成本加高，布莊已多緊縮或停止營業，產量自必更形減少，據作者今年在膠林，大體調查縣城布莊時，尚有下列各號：

恆昌，生昌，李大成，利行，永同興，廣利支棧，道隆，萬聚，榮德昌，廣利，盛記，元記棧，永益，泰蘭，信馨，巨盛棧。

是時因紗價過昂，工資已無法再行減低，生產成本太高，事實上難于暢銷，故各布莊均趨緊縮，有的因資本太少，沒有先事變積棉紗，則已入歇業狀態。

生產工具與生產的關係，亦頗值分析，於此可見商人資本對於手工業者的剝削，及其殘酷形態。

土布織造程序，有漂紗，染紗，漿紗，車紗，牽紗，織布，軋光等工作，工具計須釜灶，（煮紗染紗時用），紡車，車筒，（上錠之用）織機，（膠林均為拉梭式之高機）石碾（軋光布之用）各項，織造工作由織戶與布莊分租，如漂紗，染紗，煮紗，牽紗，軋光等工作，農家男婦技術知識粗劣，則純由布莊聘技師担任，故工具如釜灶，石碾等工具，為布莊設備，車紗織布工作，則由農家織工担任，故織布機，紗車，車筒等工具，亦出自農家。紗由農家織戶上錠之後，即交還布莊；由布莊雇工配合原料并牽上機頭，再發交農家織戶，織成之後，再交還布莊，軋光出售，農家織工僅得極低廉之工資。工資之多少，布莊得隨土布之銷滯與棉紗價格的漲落以及賺錢多少為標準任意增減。除發機頭以外，還有以土布換紗的一種形態，即農家織戶以全製品向布販布莊換取較全製品較多的原棉紗，此較多的原棉紗部分，即以現物的形態支付工資，市況好時，布莊的數量多換半支或一二兩，反之則盡可能減少，甚至拒收，布莊多以此為最經濟妥當之法，而實則為剝削手工業勞動者最殘酷的手段。

土布的種類，有十五碼，二十碼，二十四碼，二十碼半，三十碼，四十碼等等名稱，大抵以織十五碼者為最多，計長三七尺，幅寬一尺七

寸，重約由一斤十兩至一斤十四兩之間。因其輕重不同，價格亦隨而有差異。其次則為二十碼二十四碼，重量由二斤半至三斤餘不一，至於三十碼四十碼者，據查詢結果，織者殊罕，因布長量重，購買價多，不便銷流的原故，這些布類，又因為織工技術的高低影響于價格的緣故，又分為「本織」與「收機」二種：「本織」布即上述布莊担任漂紗染紗等織造工作，發機頭與農家織戶織成的，因為技術較好，價格亦高，收機布即上述以布換紗，是完全由農家織成的。因為技術拙劣，價格亦較低下。但有時純粹由農家所成的布，亦有品色較佳者，據云布莊即有以此類布摻冒為「本織」布者。各布莊均無牌號以資識別，此類事或有之。至於生產成本，當作者本年在膠，適值農忙，非生產的忙月，又因戰事的關係，紗價暴漲無定，故未能加以估計。

至於織戶的地位，就前述生產關係，已可概見其被商人與商業資本剝削的形態，但膠林農民無其他有利的副業，可以經營，（前此有炮竹業，現此業久已衰落）勞動力沒有出路，故工資雖抑至極低，每疋只約三百銅元上下，仍不能不從事工作，城廂及近郊婦女，一至閒暇，即羣向布莊領取紗車紡錠，以博取點滴的收入。（每錠約可得銅元一枚），有織機及紡車者，則領機頭織布，每疋約可得工資一角五分至一角六分，費時約需一日，如以每年生產十五萬疋至二十五萬疋計算，則該縣農民工資收入，可由二萬三千元至三萬八千元左右，在農村缺乏其他有利副業的時候，亦不無裨益。至於該縣土布，盛時——如民二十一年前後，除銷行於膠江上游各埠外，遠及黔滇廣東之高州一帶，亦有銷售，但近來紗價高漲，土布成本太高，不便銷售，工廠產品價格低廉，土布難於競爭，舊時黔滇烟土商人於煙土脫售後，輒販土布運銷黔滇，近則桂省禁烟，此項銷路，亦遂斷絕。故膠林土布業現有日趨衰落之象。

桂林的織布業，大部分都是一種家庭手工業，小部分則為一種工廠手工業的形態。前者主要的以家族成員參加勞動，間或僱一二學徒或工人，學徒不給工資而供給膳宿，工人工資則多以匹計；後者規模較大，織機每多至十餘架至二十架左右，廠主的家屬很少參加工作，而純由廠

僱用工人學徒，形成廠主與工人的對立，學徒亦不給工資而供膳宿，工人工資，亦按匹計算，隨疋之尺寸大小而有增減，大抵織一疋長約五丈之布，約可得工資毫幣三角五分，每日織一疋半，僅可得工資五角餘，工作熟練工作時間延長，每日工資所入，亦不過毫幣一元而已。

桂林織戶大抵聚集於城廂附近，此種手工業工人及其技術，均由永衡一帶移來，故桂林織戶，幾全爲湘人。又其性質與鬱林織戶不同，非爲副業，而係純粹爲城市中專營的家庭工業，故其生產工具的設備與生產關係以及生產品的交換關係亦與鬱林不同。主要的工具有織布機、經紗機、絡紗機，織布機普通多爲四五架，亦有少至兩三架多至十餘架至二十架者，經紗機則多爲一架，亦有數家共有一架者，絡紗機則普通爲二、三架。這種生產工具的設備，純以自製紗自織布爲主，與鬱林普通農家只車紗與領取機頭者不同，至於生產關係與生產品的交換過程，亦與鬱林織布業迥異，第一鬱林純粹爲農家副業，沒有學徒工人與廠主在生產過程中的對立關係。第二鬱林的織戶，均爲領機頭織布或以布換紗，實質無異於布莊的雇工，不能以出賣生產品的資格出現，而桂林織戶，則大都買紗自織，織成後由門面出賣，或由小販販至四鄉銷售，所以在生產品的交換過程中仍然有他的地位。不過桂林織戶中亦有一小部向店家領紗織布者，余曾查詢三十餘家織戶，其中有兩家即係向店家領紗者，此則已失其獨立性質，與鬱林織戶無本質的差別，特猶有副業與專業之分而已。

桂林織戶據廣西年鑑第二回所載，城廂與對河東洲共有四百餘戶，（二十二年時調查材料）最近戶數，余未獲確實數字，惟據織布業一般的衰落情勢推測，則現時當已不足此數，每年產量多少，亦從未有調查

統計 惟就棉紗購入數量觀察，（該縣購入棉紗以二十支紗爲最多，約達一千包左右，其餘則有十六支，十二支，十支，三十二支，四十二支等尺約二千包上下），則生產疋數約在二〇〇、〇〇〇疋左右，然疋之尺寸大小無定，而所織之種類，除布以外，尚有毛巾，紗帶，紋帳，被面，故數字殊難估計。

專就織布而言，布之種類，大別之，可分爲寬幅白布，狹幅白布，寬幅色布，狹幅色布，仿呢，以及其他斜紋布等數種，如就當地織戶的稱謂，則有仿洋布，官布，粗白布，土布，花布，線紗布，線花布，灰色布，洋羅布，藍花布；之類。品色繁雜，非習諳者不易知。至於土布銷售，除本縣之外，並銷行於隣縣，盛時且遠及貴州邊邑，但至作者在桂調查時，桂林土布的產量與銷路已日近窮蹙，據查詢與觀察所得，有下列幾種現象：

（一）因棉產價昂，生產成本太高，頗形滯銷，前此以織布爲主的織戶，多改織毛巾，因毛巾較便銷售，而所需購紗費亦少，這表現出漸趨縮小的現象。

（二）採用家庭手工業形態的織戶，參加工作的家屬成員多係婦女與未成年男女，成年男丁，則多另覓其他工作，據云全靠織布，已不敷維持一家生活，故不得不另求收入以爲家用，但婦女與未成年男女的勞動力無其他出路，故仍以織布，博求微利，以資補助，余實際按戶查詢者有三十餘戶，大體觀察者，尙不止此數，所見職工無論男女莫不鳩形鵠面，輾轉於貧窮線上，足證其生活之貧困已達極端，織布業之無利可圖，亦於此可見。

【附註】上文材料係廿七年在桂調查時所得

譯

著

蘇俄在西北的活動

A. T. Steele

中國這次抗戰，蘇俄確有軍需品的接濟，不過爲數是很微的，所以爲宣傳計，接濟的情形和數量，有意作神祕性的掩藏。然而蘇俄給予我們的接濟，雖然爲數很微，可是報酬的慾望很難大。最近的消息，蘇俄將進兵攻擊新疆，其實它的目的，豈是僅在新疆，它的慾望，大致是外蒙及整個的中國西北部。此項進攻新疆的消息，在月前也許會被蘇俄論者認爲瘋狂，可是自從蘇俄對波蘭下了辣手之後，這班人也嘗了一些滋味，也想到蘇俄去探聽探聽了。本文是敘述蘇俄在中國抗戰中，乘機圖謀西北的情形，這是值得我們細閱的。

編者

中亞細亞爲世界上最有奇趣之地方之一，外人足跡，極不易至此，余未離重慶之前，即已知之，蘇俄政府，利用其接濟中國軍火之機會，在西北作政治上之煽動，並勸服中國當局，輕易不許外人得至其地。

外人在中國遊歷，護照極爲重要，護照如非有力者所發，即有目爲奸細之危險，余在未離重慶前，即設法取得幾種護照及信件，余以財政部孔部長之介紹信爲最有效力，此外並有宣傳部之證書，及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護照。

軍事委員會不肯發給至蘭州之護照，但給余至西安之護照，余以爲有此許多文件，必無問題，但既至西安，憲兵詰余，政府如無電報，任何外人不得前往蘭州，余於是趕至陝西省主席蔣鼎文將軍處，請其許余至蘭，當即邀其許可，次日余乃搭歐亞機至蘭，機爲德製，但飛行員已易華人，因德人不准至蘭州也。

蘭州爲一肅省城，四週圍以峭壁之叢山，有如一片灰燼，黃河爲帶，其水則盡爲黃沙，飛機降落之時，機中辦事人員，盡將窗簾拉好，蓋

蘭州爲蘇俄空軍活動之地，抵達蘭州，有如抵達疑陣，俄人疑心及秘密之毛病，大部份已經傳染於華人，外人至此，極須小心，蘇聯運與中國之軍械，此地乃爲終點也。

蘭州街道上，時可見俄國技師及機師，俄人在蘭者，大約有二百至四百人，中日戰事前則無之，俄人均爲技師機師，及服務公路者，彼等大部分工作，爲訓練中國青年如何應用俄國飛機，有時俄國機師亦調赴空戰，此輩蘇俄青年，年約不滿三十，在華數月之後，即調回本國，在蘭州則中國政府供給其居住於潔淨之宿舍。

俄人之至蘭州，頓使此古城變換其色彩，中日戰事未發生前，蘭州之十二萬居民，或從未見過俄人面目，而現時則以此輩蘇俄青年之雅善揮霍，蘭州人民，均欲做其交易，許多商店，已有俄文招貼，並亦有能說幾句俄語者，土耳其商人，並有從中亞細亞，駝背運載俄國貨物至蘭州銷售者。

共產黨徒，莫不重視其頭顱，故在華之顧問及機師，從不發表意見

，黨派閥族之見極重，與一般華人亦頗少接觸，彼輩極平常之事，亦必保守秘密，日人雖亦喜秘密，但較之俄人，隱乎後矣，幾乎偶而走近彼輩機場或工場之人，即為間諜。

在蘭州渡黃河至對岸，余所乘之舟，為一奇怪而不穩之豬皮小舟。既至對岸，羊毛堆積，有半里之遙，數有數百噸，將由卡車及駱駝，經新疆至蘇俄，以作償還一部分軍火之價，此種羊毛，係由青海西藏自黃河上流用豬皮小舟運至蘭州者，若無戰事，則此等小舟，將再繼續五百英里之路程，而至包頭，再轉運天津而出口，以前大部分係售與美國者。今則包頭及天津，俱在日人之手，西北之羊毛，遂應西北主顧之交易，蘇俄運軍火汽油至華之駱駝卡車，並不空手而返，而載歸羊毛皮貨與茶葉。

中國銷售蘇俄之茶為茶磚，中國政府近來以運俄之故，大施收購，至英人受其影響，其所購之數量，不能如平時之多，而噴有煩言也。公路卡車運貨之數量，現時已較戰事起始數月中減少，此一千八百

「外蒙共和國」

孟却斯德保衛報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滿洲國造成之後，國人是如何的憤恨，但是外蒙共和國造成之後，國人不但漠然視之，而且還高唱聯蘇政策，視聯俄為中國的救星。這種瘋狂似的親蘇論調，到最近蘇俄與德結合瓜分波蘭後，才消沉下來。本文係敘述外蒙共和國最近情形，這種觸目驚心的現象，能無動於中麼？

——編者——

最近滿蒙邊境之衝突，引起世人對於外蒙共和國之注意，十五年來，世人漠然不知此遼遠之境，已由封建制度，一變而為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奇特混合物。

外蒙古變化之神秘性，大部份係蘇俄所使，蓋如此方可使蘇俄之軍事與政治部份充容從事於援助後進之蒙人，而不為其他外人所着眼，

英哩之公路，大段鋪築簡陋，極傷車輛，曾有坦克車一隊，運到時全數毀壞，竟不能用。新公路築成之後，可以減短由蘭州至四川之路程，數萬工人，現正在錘鑿日川邊境之山洞，數月之後，可以告成。此公路不但較近，且較安全，因日人如攻入陝西，現時之公路，即有切斷之危險。數月以來，日人屢次桐嚇攻取蘭州，但攻蘭州確為不易，蓋須前進五百英里山嶺峻險之地，日人有以為攻克蘭州之後，可以切斷蘇俄對華軍火之接濟，而余則以為未必。自涼州至四川之新公路，亦將完成，日人即亦攻克涼州，蘇俄軍火，仍可由駝背自新疆運華。

以余觀之，日軍不能完全斷絕蘇俄運華之軍火，日人如欲對蘭州涼州取攻勢，而切斷公路運輸，則其代價之重大，或為對華戰事中所稀有，蓋此處既無火車路線，又無航行水路，軍隊之輜重給養，均須由難行之公路，而游擊隊潛伏四野，隨時有襲擊之可能，日人如取攻勢，則其犧牲之重大，必將得不償失也。

蘇俄人民之被派赴蒙者，不在少數，而蘇俄青年，亦樂於赴蒙，以遂其冒險之欲望，蓋赴蒙一行，係由蘇俄而至他邦之最易者也。

外蒙古神祕之幕，現已由蘇俄漸予揭開，今年七月十一日，外蒙舉行蒙古革命十八週紀念，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週紀念，已由蘇俄報章登載，並有許多翔實之文章，稱譽蒙古人民之努力，已造成經濟文

化之改觀，而對於蘇俄所給與之技術與其他援助，亦不湮沒其功，更進而列舉種種改革，足以變更成吉思汗後裔之生活者，如國會組織，銀行，合作社，電氣事業，航空路線，汽車運輸，工廠，學校，醫院，及機械化耕種等等。

外蒙亦有其唯一之政黨，蘇俄報紙稱譽外蒙之進步，謂其他黨派，均為清黨工作所清除矣。

蘇俄報章，極力宣稱外蒙政體，並非共產而為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稍係反對封建與帝國主義之政體，預備將來逐漸改為反資本主義之經濟制度，蒙古農村，本為半遊牧式之牲畜羊羣，俄人曾欲在蒙推行集體農村制度，但以蒙人堅強之反對而放棄其政策，足見蒙人對於共產設施，尚不願接受也，蘇俄報章，現時外蒙仍以遊牧式之牧場為多，但有機械式割草站二十處，以備作為國家牲畜糧儲藏庫，一九一八年，外蒙有牲畜一千一百萬頭，至一九三八年，已增至二千五百萬頭。

外蒙未革命之前，並無實業，現時蒙古人民共和國中之實業，皆由俄人所創辦，其都城「蘭巴頭」，有製造及修球機器之工廠一處。洗刷羊毛之工廠兩家，造磚及木器工場數處，外蒙境內，電氣廠及煤礦，亦有不少，蘇俄報紙不載開發金礦之事，但至莫斯科之報道，稱外蒙新近掘出不少金塊。

就其政治方面言之，立法權委之國會，稱為「大人民會」，其議員名義上係自由選舉所產生，實則蒙古政府，均為其專政政黨所把持，黨名為「人民革命黨」黨員人數約有九千，均為蒙人之願與蘇聯顧問合作者，此黨中分派之意見，與共產黨相似，故有清黨之舉，指斥右傾者，為欲使蒙古陷於後進的資本主義經濟，同時指斥左傾者，為違反經濟定

律而推行合體經濟制度過於急速，左右兩派人物，均被指為日本所僱用之情報者。

在社會經濟組織方面，其所推行之集體制度，似已超過小資產階級之國家，在原則上，土地已為國有，但其牧民似不受任何影響，而喇嘛廟產，則悉被充公矣，銀行係政府所辦，國際貿易，亦為國家專營，但其大部分之內國貿易，則由國家與合作社分營之。

蒙古政府，行使統制學校電影及出版界之權，且創設公共衛生制度，科學化之醫師，已起而代替喇嘛廟巫，蘇聯報紙所稱謂人民革命黨與封建餘孽不斷之奮鬥，即指新政權與舊喇嘛廟之衝突，蓋年老對於宗教之信仰極深，而青年之於舊教，關係漸淺也。

蘇聯報章，極力誇獎蒙古軍隊之實力，蓋蘇聯極重視此緩衝國，以其毗隣為滿洲國，及日本勢力下之內蒙古也。外蒙士兵，自幼即能打靶，故為極佳之槍手，臨敵不懼，勇悍異常，俄人宣稱，此等可訓練之士兵，均已練成熟習之砲手，坦克駛手，及飛機師，強迫兵役，為期三年，「人民革命黨」黨員百分之三十，及「革命青年團」(與共產黨青年團組織相似)團員之半數，皆投效軍中，蒙古軍隊，以騎隊為主體，但機械化部隊亦有由蒙人指揮者。

軍事組織，完全依照蘇聯紅軍之制度，其機械化軍器，則均係蘇俄製造，蒙軍之制服，除號徽外，幾與蘇軍無別。

最近外蒙以獨立國之立場，與滿洲國在邊境鏖戰，以對付日本，正所以報答蘇聯訓練其新軍之勞績，關東軍勢力，如踏進外蒙，而建設日軍根據地，則與蘇俄遠東命脈之西比利亞鐵道，相距不過一百五十英里，而與外蒙接壤之鐵路據點，距最近衝突之邊境，則有一千英里云。

日本教育的重建

長田新著
孟德譯

這一篇的內容，對於日本教育的現狀，表示一種不滿意的態度。在我們中國看起來，日本的教育是成功的，因為日本所造就的國民，富有忠君愛國，勤儉耐苦的精神，日本之所以成爲世界上的強國，其基礎當不外乎此。再從另一方面說，日本的教育不能算是完全成功，因為灌輸給學生的，常有一種輕華侮華的觀念，這就是此次中日慘劇的種因，中國的教育，是失敗的，但是失敗的原因不單在教育本身，而在政治上未上軌道，所以竟有以抗日爲教育中心的。不過兩方教育的錯誤，實在也係受了環境的支配，所以要糾正這種錯誤，必須從改換環境着手。現在經過這次戰爭，固然是使兩國怨仇更深，但也未始不可抱頭痛哭，共同肩起再造東亞的大任，目前固須賴兩國政治家的努力，但以後希望永久維繫良好的國交，卻非教育家的努力不可。

——編者——

近世教育的預言者盧梭，對「真正良好之教育究係何種教育之謂也」的質問，答之曰：「尚能出於與現行教育正相反對之方向，恐不夫其正鵠」。對於日本教育重建的問題，余亦惟有採取與盧梭相同的態度。

茲當考慮日本教育的重建時，余先欲一語直接謀將人養成一國社會全文化的傳達與創造之主體的教育作用，對於日本的重建，究有何種意義。瞭在其有名的英國印象記中說：「根本上，一國的主要者爲人」。不過，詳細的說，所謂人，必須是可以稱爲人之本質的精神。假如這精神是直接的或傳達或創造一國一社會文化的主體，那末國民精神的問題，必須超越於一切問題之上。所以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之中，真正必要的是國民精神的再建，而決不是政治或經濟的再建。只要有國民精神，一切都會來臨。易卜生與勃蘭克斯言曰：「真正必要的是人之精神的再建」，斯言不謬。而這精神的再建問題，恆須爲教育的問題。教育是直接以精神爲問題的唯一文化作用。如此思維，則日本的重建問題，必先爲教育的問題。而且這不可以單是我們個人主觀的意見，而非求諸東西歷史之所證者不可。「國家投資於教育，最賢明而有利」，這有名的那托普的主張，在世界大戰直後的德國，成爲其國策而實現的事實，

爲吾人所稔知。爲凡爾賽會議剝奪了國家一切機能的德國，居然不出十年之間，即驕首蹶起，致全歐復受其威脅，對此世界史的一個謎，解說紛紜，亦爲人所共知，但余以爲解釋此謎的關鍵，端在此國遠自中世以來傳統悠長的教育立國論。將拿破崙遭遇困厄而能將其超克的祕事，率先求諸國民精神的再建，跟着必然的求到國民教育的那費希特的告德意志國民中的教育立國論，實即德國的傳統一事，不悽偏見而翻德國歷史的人，總不會不見到。

大家知道，凡爾賽會議，從德國掠奪了一切。可是沒有奪去德國的教育。這事我以為是德國的無上幸福。因爲德國復興的真基礎，實埋藏於斯。海陸軍備，外交權利，經濟地盤，殖民地，幾乎一切都被奪去的德國，看上去活像一條給人截去手足的可憐虫。凡爾賽會議給與人的一般印象，是德國恐怕一蹶不起，永無翻身之日。然而所有國力都被奪去的德國，上面已經說過，至於國民的教育，則秋毫無動。這是英法方面的一大失算，也就是德國的一大幸福。因爲被奪去所有國力的德國，得以從國民的教育，把被奪去的一切轉瞬之間蘇生而復活了。申言之，戰後德國投資於國家機能的路都被杜塞。獨有對於教育的投資却完全自由

事實上，看一千八百一十八年的德國新憲法的人，誰也會看到國民教育的問題，置於一種優越的地位。現在這不是已經成分「賢明而有利投資」，國運日隆，至今英法不是常在德國民族之前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嗎？對這種最近的實例，倘不坦白的傾耳而聽，國家重建云云，料難正確的把握。

在日本，所謂立國之大本在於國民的教育，屢為識者所道。然而這不過是「嘴裏說說」，而決非「實行」。看教育事實上如何被輕視，即易明瞭。調查歷代內閣的文部大臣，除森有禮，大木喬任，榎本武揚等以外，其餘都是被加上伴食之名的。這種事實顯明表現者不以教育為立國大本的此國無統。嘗為義務教育年限之延長而奮鬥的文相平生三郎氏，將以六年為義務制的年限太短的日本國民教育，比諸南美巴拉圭，烏拉圭等半文化國家的教育，實在不錯。近來到街上，輒見「一心百億貯蓄」的標語。意思說一萬萬人心，百萬萬儲蓄金，也能辦得到。為重建國家必要的國民教育，投以充分的資本，並非是扒泰山，以超北海的事，而不過是為長者折枝之類罷了。

國民教育的再建，其基礎必須置於國民的謙虛的自己認識上面。正如個人的進步發展，恆必由自己的正確認識出發一樣，一個國民的進步發展，也非由國民本身的正確認識出發不可。國民非神聖人，其如實的姿態，焉得祇有長處與美點，種種短處與缺點，自然難免，這樣一想，謙虛之德，對於一個國民，至少對於不斷冀望進步發展的國民，是必要的態度。但是一看今日日本的教育，既視這種謙虛的態度，而陷國民於自負獨善的傾向，也非沒有。徒忙於讚美國民的長處與美點，至於其短處與缺點，則故意裝作啞，假裝不知。國民自負於自己的短處。此事如何危險，翻開東西歷史，即可知道。而今日日本的教育，不是正在使國民變成盲目嗎？自誇為中華，餘則嘲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此事如何可議，本來應該知道的日本國民，現在不知道是有意的或無意的，好像也走着同樣的路，想到這裏，覺得德國的著名經濟學者利斯特，在所著經濟的國民的體系中所言「歷史的教訓」，實在富於教訓。這

對德國國力的發展貢獻很大的「歷史教訓」，其趣旨在一方面解明德國之敵英國國力的強大，及其歷史的原因，一方面却如實指出自國德意志國力的薄弱，及其歷史原因之點。惟其如是，才有資於祖國德意志的正當對策，而有貢獻於國力的發展。我們不能忘記實現這利斯特的「歷史教訓」者，是大宰相俾斯麥。反過來，那德皇威廉，不是因將「歷史教訓」拿德國超乎一切「來代替的結果，卒至一敗塗地嗎？由此觀之，謙虛的自己認識，恆為國運隆盛的基礎，反之，自己陶醉的自負獨善，乃滅亡祖國的凶器，此理人將知道，但觀今日日本的教育界，却瀰漫着自己陶醉的自負獨善。

如上思維，國民教育的再建，必須先從國民的謙虛的自己認識出發。余欲將此考察，從吾國國民的道德教育開始，如通常所思，日本國民特別在道德生活上，具有優秀的特色。其第一特色，大家知道，是政治道德，即是以日本固有的國體為中心的君民一體之道德。不用說，日本教育上，這種道德，無論如何讚美，如何刀說，也不為過。不過想想，這種道德，在日本這樣的國體，寧可說是當然的，毫不足奇的，換句話說，任何國民的道德，各自都是各國的國家組織乃至社會組織所固有而必然的，故日本固有而必然的道德，於西洋各國則無用；西洋各國固有而必然的道德，在日本也無用而有，所以正如日本謂其君民一體的國民道德一樣，西洋各國也會同樣誇其固有的道德罷。因此吾人不可單固於自己固有而必然的道德，而非進一步把作為「世界的日本國民」所當具有的道德作為國民教育的問題不可，不過，公平的想，日本國民較諸西洋各國的國民，不及處雖有，但決無勝過處，特別在一般的社會道德上，更多可恥的缺陷。職是之故，一方面誇詡國民道德的吾國國民，他方面無論如何要以謙虛的態度，認清自己的短處，進一步採取補綴其短的態度。而這問題，正是現在已非「日本的日本，但已成爲「世界的日本」，而擔負起世界史的文化使命後，在國民教育上應根本加以反省的問題。

以上雖不過是關於道德教育再建的一種考察，但進一步入文化領域

而考察時，人將見須要再建的問題過多而驚惶。日本教育大概陷於道德至上主義之弊。單純的道德立場，是形式的立場，包攝具體的各種特殊文化內容於己身之內後，道德才能獲得真正的生命。不包攝具體的各種特殊文化內容，而單是抽象的道德立場，不過是空虛的形式主義。所謂道德，既如士萊厄馬赫等所言，必須是在歷史中實現文化之事。無實現文化的具體活動，即無道德。這樣想來，道德的教育，非必然的成爲文化的教育不可。自然，文化的教育，倘要求自身的發展，一定須要可以說是其形式基礎的道德的立場。所以吾人一方面致力文化的教育，同時在他方面，也非不斷的存養道德的教育不可。換言之，道德及文化，和文化及道德，正如形相與質量，質量與形相的關係一樣，必須是互相賦與生命的一個內在的關聯。雖則如此，吾人今日所以說，由道德的立場向文化的立場發展此國的教育，才是日本教育上的歷史的必然，就是因爲現代的日本教育，偏於抽象的形式道德方面，而忘掉其具體的內容的文化之半面。以文化的立場爲媒介，揚棄傳統的道德的立場，而賦與日本教育以具體的內容的生命，恐怕就是現代教育的根本問題罷。因此，將人類本來具有的全性能，不問其爲真，爲善，爲美，爲聖，一概加以陶冶，用是教養國民，俾能獲得一切價值內容的全人的「人文主義教育」，才是救濟空虛的道德主義教育的一個秘訣。於此吾人得以「從道德主義到人文主義」的標語，表示吾人的主張。

人文主義是教育上的今日的問題，也是永遠的問題，在歷史之流中，變而不變者，厥爲人文主義的立場。而這人文主義，在吾國教育中，却一年一年向苦境中沉淪下去。人文主義之敵，正是普通不易看出的道德主義和實用主義。道德之德，正如明君之德在使萬民各遂其志一樣，也須在使構成人性的種種內面力，依各自固有的法則，完成自己。換言之，道德實存在使全人性調和發達上面。不過倘使道德如專制君主之威曾其他一切的存在，使其他一切不能發展其固有的意義與獨自的價值，則道德即違反自己的德，而失其存立的基礎。而這不就是吾國教育的現狀嗎？試觀學校教育中各科的教授，不問歷史，國語，地理，體操

，都吝於發揮自己固有的意義與獨自的價值，而忙於做修身教授的一「手」。如是難望全人性的調和發展。因此從道德主義將教育解放出來，樹立人文主義，用使人的本性全體調和發展，必須是日本教育再建的根本問題。道德的教育，無論如何不可反對。我們只不過希望道德，效彼明君，指摘違背己德之非，而在所謂人性的全體調和發展的基礎上，道德發揮自己固有之德。

人文主義的第二個敵人，大家知道，是實用主義。在吾國教育社會中，「有用的教育」之聲，聞之已久。十數年來日本教育的標語，是「有用的教育」。然而將「有用的教育」一語，只能以最低意義解釋的吾國教育社會，爲了從手到口的即效教育，憂心而憔悴。例如中學校，雖則是非立在以人之完成爲目的的人文主義立場上，即難存有的教育系統，實用主義的魔風也狂吹到這裏，連制度也做爲所謂一種而兼二種的二重組織。分作甲乙二種，已經是至矣盡矣的各種實業學校，制度上雖則儼然存在，那可以說是人文教育之本土的中學校，仍舊不免於這樣被蠶食，可見實用主義之禍，在吾國教育上投着怎樣的暗影。至於女學校的教育，單藏在因襲的賢妻良母主義的美名下，而向極卑俗的實用教育墮落着。不用說，賢妻良母本身並非問題，問題在甚麼是賢妻良母的真正基礎。鄙見以爲沒有教養，理性，聰明及其他類此的人類本性的啓發，即無賢妻良母。所謂賢妻良母，不能單是本能的母性愛及雜技技能的總和，吾人所指的賢妻良母，非以拿教知理性，聰明等辭語比較容易表示的人性的陶冶爲基礎不可。然而現代日本的女學校，函養教知理性，和聰明的基礎陶冶，比較被輕視，而專重視家事，裁縫，手藝及其他技能的科目，故吾國的高等女學校，不是實施以人之完成爲目的的高等普通教育的學校，坦白的說，正向「高等女傭人學校」墮落下去。要之，清算專將教育力傾注於直接有用科目的實用主義的立場，而注力於吾人的全內在生命，全精神力及全人格力的啓發與發展，約言之，全體的教養，務須成爲國民教育的立場。

日本教育的再建，又須立在「從日本的日本到世界的日本」這個日

本歷史新事態上考慮。國民教育的立場，通常惟有立在該國民的歷史事態上企圖。教育的立場，不能單是人之完成，品性之陶冶等抽象的，一般的東西，它必須跟隨國民所負的一時代一時代的歷史運命而加以考慮。然則立在所謂「從日本的日本到世界的日本」這個國民的歷史事態上，國民的教育，應如何考慮呢？過去曾將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融合於一身而形成了獨自的文化的日本民族，如今非將意義更廣的世界史的文化，融合於自身之事，作為自己的課題不可。不用說，特殊性的喪失，同時就是文化本身的喪失，故吾人一方面尚須深深的自覺這個民族的特色，而使之發展。然而發展獨自的文化一事，並非單是抽象的趨向個別的方向。不然，反會得到使文化滅亡的結果。種種文化各守其固有的立場，同時善以世界為媒介，而發展自身，這樣才能形成真正的世界史的文化。因此民族不能是萊普尼次的「無窗的單子」那裏的東西，而必須是塔爾德的「開放的單子」。

設以西洋文化為認識的文化，則東洋文化可以說是體驗的文化。不用說，無體驗既無一切。然而西洋文化的特色，却在將吾人的主觀體驗加以認識化上面。不能滿足於單純的體驗，而將體驗所據以立的基本，加以解明，或加以批判，而把握客觀的事物，進一步立在如此獲得的客觀基礎上，再使體驗發展，古代希臘以來西洋文化，實在於斯。因此西洋文化的根柢，無論何時總有知識，理性，學理這一類東西。西洋文化被呼為主知主義，或被稱為合理主義者，決非偶然。但是東洋文化與此不同，它屬於可稱為體驗之文化的類型，它的下面，就有我們的生命活動着，明明白白的流動着。而這生命的基礎，與其說是知，不如說是情，故東洋文化，也是情的文化。作為東洋文化之一類型的日本文化，可以說是对情的文化特色最深的。可以說是西洋文化之淵源的希臘文化，是理性的文化，是知的文化。反之，吾國文化，既不是理性的文化，也不是知的文化，而是情的文化。

如上思維，既知日本民族的新課題，是把東洋的體驗的文化與情的文化，和西洋的認識的文化與知的文化加以媒介綜合起來。過去日本民

族的文化史的意義，誠然是把中國的政治的，倫理的理想和印度的來世的宗教的思想，統一成日本固有的思想，而產生中國印度都沒有的獨自的文化。現在日本民族的世界史使命，必須是進一步吸收西洋的論理的，科學的思想，而創造新文化。然而世界史所要求的民族使命，是在固有文化的創造。而這固有文化的創造，現在惟有攝取西洋的論理的，科學的思想，方能達到。試觀思想的歷史，於吾東洋，雖則有教，但沒有學。如說教亦學也，則自然沒有問題，但學非有所以為學的客觀基礎不可。今觀教育的歷史，在西洋，如彼蘇格拉底，一方面親自傳達真理於雅典的青年，一方面解明真理如何方能傳達的問題，而把握教育方法的法則。非僅親自積教育體驗，又在教育體驗之中尋覓法則。主觀體驗的認識化乃至客觀化，成為所謂蘇格拉底之法。然而吾國教育史中，體驗的認識化乃至客觀化，不一定成為問題。故有教育之事實而無教育之學者，即因此故。不用說，無教育即無文化。有文化之處必有教育。觀吾國歷史，既有特色顯著的教育事實，也產生許多偉大教育家，而積了可貴的教育體驗。雖則如此，並不將這事實與體驗，加以認識化客觀化，而求得原理，它不過在和這人的主觀體驗的關聯上，取得教之形而已。因此吾國雖有教育之教，但無教育之學。有教育之教，而無教育之學，可以說是日本的教育史。故今後日本的教育學，實在於將學吸收，而將教揚棄至更高一層的次元，用是創造獨自的學的體系。融合主觀的教與客觀的學為一體，這必須為今後日本教育學發展的途徑。這雖則不過是教育學上的一例，大凡日本文化的新課題，不應作如是觀乎？

今移此見地於教育，則真理，知識，乃至科學的教育，對於吾國民，非有完全特殊的意義不可。一般愛真如愛善與美的態度，東洋是少。如彼以純粹知識為人類活動的最高價值的古代希臘精神中所見對於知識的愛，和對於科學的愛，東洋是少。所謂科學的精神，在於相信任何事實，無不為法則所支配，任何現象，無不有道理貫通其中，故彼以感情代道理，以信仰易知識者，為科學精神所不容。而這種科學精神，才是吾國民所最缺乏的。吾國真學未能興起的一個理由，即在。此於這個

國民特別需要教育的理由，也在於此。教人打破舊來的陋習，喊叫生活的合理化，而殆不能舉其實者，由於一般國民缺乏科學精神。而這種科學精神的教養，才是吾國民成就創造新文化的世界史的使命所不可或缺的條件。這樣想來，在知育偏重之名下，今日中止科學精神的涵養，抑制知識，而倒退至非合理主義的傳統，顯然不顧這國民的世界史的使命，不是對於明治初年所進取的國是也違背的周爾嗎？

實際看今日的日本教育，在知育偏重之下，喊情意，信念，心膽的教育。但是輕視知育，徒將感情激昂，以單單動機的純粹，任何行動，皆欲視為正當的，那依據非合理主義以至理性而無客觀基礎的，單憑情意的人，如醉漢一般，徒興奮其氣，所事不能終始一貫。把知識與理性放在一邊，而過分鼓吹感情信念的現代流行教育，才是極危險的教育。吾人當前的急務，恐怕不是在力說知育之弊，而反是愈益企圖真的知育的興隆，而涵養具有冷靜的判斷力與透徹的批評力的國民。因為鼓吹以信仰代知識，以傳統易科學，以感情換道理的教育，越發增長本來是易感的，感情的，有時甚至於是雷同的日本國民的弱點，而有陷國本於危機之虞。教育國民，使彼等能敬真理，愛真理，信真理，委身於真理，才對瀕於淪易墮於情的日本國民的教育，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設能加強國民意識中對於真的感受性，喚起真的知識，及由此而生的正當的判斷乃至意識的真實性，則今日國民生活中人所目擊的許多誤解與欺瞞，或可有改。不用說，堅持真理的絕對權威而處世者，乃任何社會中都是最必要的道德的態度。尤其是在今日這人類社會的昏迷時代，加倍痛感其必要。而這不就是知育的最重要任務嗎？使我們學識理性的絕對權威，及對它的無條件的服從者，首先是學術。舉一例說，數學的命題是絕對妥當的，這真的事情，和我們的欲與不欲，有利與不利，毫無關係。使人痛感虛偽的無力，覺悟不純動機的完全無力者，恐怕沒有如學術的。把這樣的學術，從古代希臘以來即為世界學術本土的西洋各國吸收進來，以此為媒介而將固有的非合理的文化揚棄至更高一層次元，這就是使日本文化獲得新生命的祕術。而除了將使日本文化獲得

新生命的祕術傳授給國民之外，沒有國民教育的課題。

也許有人問：吸收西洋的學術，或沉浸自身於異文化之中，豈不會失去固有的民族精神，喪失日本文化的特色嗎？然而民族精神須為文化的先驗原理，而在文化的不斷的生成發展過程中變而不變。為文化之質料的具體內容，在時間上及空間上無論如何變化，為將其規定而加以統一。的形相的民族精神，則作為先驗原理，始終保持恆常性而發展。故倘有人問何為日本的特色，余將答之曰：無物為日本的特色，一切都是日本的特色。因為物倘使真統一於自我，一切都成為自我。吸烟之風，據說本來是西印度羣島蠻人的嗜好，後來給哥倫布輸入舊大陸，未幾達到日本。可是今日吸煙的日本人中，恐怕沒有一個有玩味着西印度蠻人之嗜好的意識吧。日本人所誇示於世界的浴衣，據聞本來是南洋土人東節舞蹈時所衣之衣。日本軍人率先採用米突法，穿洋服，用鎗砲，不見得就會失去忠君愛國的思想。穿日本禮服，而戴洋禮帽，想來可笑。所以我說，物化為自我，即為自我。誠然，物是否為日本的，在於此物是否真的屬於我們。如此思想，則敵胸懷，而飽餐異文化，亦不足懼。涅盤經有曰：「蛇飲水成毒，牛飲水成乳」。故吾人必須效吾人祖先之採納中國及印度的文化，而云自由的大膽的採納西洋文化，一則繼祖先的遺業，二則完成融合東西兩文化的世界的使命。而日本民族的教育原理，就在這裏。

但是強調日本精神的一部分思想家，力說國民道德之餘，將以西洋為本土的科學乃至自然科學視為異端邪說者不少。如是則到底難望國力的發展。恐怕科學並非是精神的甚礙敵人，反而是將精神在歷史中加以具體化的一個重要同人。不得有學科，精神畢竟是空洞的夢幻而已。恐怕真正強大的國民文化，其基礎惟有置於精神與科學，科學與精神的統一上面。思古代的印度與中國，因偏於精神主義而亡。此意謂精神的尊重，墮落於精神的自己沈潛這個單純的主觀主義，而不吸收客觀的，現實的，乃至科學的事物而亡。大家知道，述而不作是漢民族傳統的精神，彼等雖知祖述堯舜以來的先王之道，但不取以異文化為媒介而將

自己揚棄發展的態度。此處蘊藏精神主義的中國文化自體中毒而斃的危機。一般東洋文化的危機，在於自己沉潛的精神主義。反之，古代希臘以來以主知主義乃至合理主義終始的西洋文化的危機，在於精神的、主觀的，乃至主情的貧困。東洋文化負着因精神主義而斃的危機，西洋文化則負着因科學主義而斃的危機。脫此危機之道，在東洋，要其精神主義深加自省，而不斷的包攝科學主義；在西洋，要科學主義深加自省，而不斷的包攝精神主義。西洋文化中，最近以生命的哲學，體驗等名強調着非合理主義，可以說是傳統的科學主義有了自省，欲包攝精神主義，用以脫西洋文化沒落之危機的一種努力。但在我們，事情剛相反，要主觀的生命乃至體驗的文化，將自身所藏的主觀主義，加以自省，而去包

攝科學主義。約言之，西洋文化由合理主義轉至非合理主義，東洋文化由非合理主義轉至合理主義，則目前所遭遇的危機，庶幾能克服。明治以來的日本，接觸西洋文化，將傳統的主觀主義及非合理主義，加以自省，而走向包攝西洋文化的本質，即客觀主義，合理主義，乃至科學主義之路，可謂賢明。然而最近強調日本主義的學徒中，因不理解日本國民所負世界史的文化使命，流布與科學主義不相容的狹隘見解者不少。可是踏出從日本的日本到世界的日本的巨步的新日本的文化課題，必先包攝西洋文化核心的諸科學，將傳統的非合理主義文化揚棄至更高一段，賦與單純的主觀主義文化以客觀的基礎，用是在世界史上創造新的文化。國民教育的新立場也就在這裏。 譯自日本評論八月號

日本勞動者的戰時生活

喜入虎太郎
劉浦南譯

戰爭強化了政府對於勞動者生活的關與與統制，今後恐會更加強化起來。一向被人十分淡視的這方面的國家統制，最近竟如着了火一般地被喧嚷起來，此事當然是劃期的現象，而其進 是很可喜的，又事實上我也中心喜慰，不過夙已喊叫統制的必要，而求政府決斷的勞動運動的負責人或勞動問題的專家，不免感覺幾分運命的離奇罷。

在去年第七十三次議會上國家總動員法被制定以後，至今發動的勅令，除官制外，主要者有十四項，其中與勞動者生活有直接關係者七項，如加上包括技術人員的廣義的動勞不在內，實在有十二項。因此國家總動員法，看上去好像是專為統制勞動而設的立法一般，其原因固然由於勞動關係的立法，需要迫切，但觀其他經濟關係的統制立法，概是單獨立法，連那成爲今日日本經濟統制的根本軸心的物資動員計劃，也不是以總動員法做基礎，雖然同樣是戰時的立法，却以「關於輸出入品等之臨時措置之法律」做基礎，與這事實對比時，我們就知道除總動員法以外，別無緊急統制勞動者生活的方法。我現在並不是討論根據總動員

法之是非，若從是非觀點來說，則由總動員法案的提出理由中最有力之點，即國家總動員體制的一元的運用看來，物資動員是輸出入品等臨時措置法，資金統制是臨時資金調製法，貿易統制是匯兌管理法等等，顯然是多元的運用，這才是應該非難的，所以勞動者生活而用單行法規制，抑用總動員法統制，其形式如何，不是現在的問題。統制經濟的不可避免，識者看透了時了，這數年的每年帝國會議，經濟統制的法律案，總是很多，但勞動者生活的立法，則簡直杳無信息。這事實是非指摘不可的日本的現實。

事實上，勞動立法一向無人過問。日本平時規定的勞動立法，工廠法，鑛業法及船員法爲其基本，此外不過是工業勞動者最低年齡法，工廠法施行令，鑛夫勞務扶助規則，工廠危害預防及衛生規則，職業介紹法，勞動者募集取締令，健康保險法，勞動者災害扶助法，工潮調停法等。至最近其數目才稍稍增加，制定了退職儲蓄金及退職津貼法，國民健康保險法，商店法，船員保險法

，職員健康保險法，關於依照青年學校令可就學者的就業時間法律等。但是在這些規定中稍完備的事項是健康保險與職業介紹的制度，其他是極簡陋的。可以說是勞動者生活的基本及中心問題的工資問題及勞動時間的問題，即使說從來沒有可以統制的一種法制，也不是過言。關於勞動時間對於保護職工及坑內勞動，雖規定有若干的限制，關於一般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及一般勞動工資，政府無何等關與，若穩和的說，是放任勞資雙方自由商定，稍微過激的說，就是放任資本家獨裁。

這是日本的產業長久以製絲，紡織，雜貨等輕工業為基礎繁榮而來的事實的反映。勞働力利用女工，軍工，不熟練工已充分滿足，只因農村有過剩的人口，還不熟練勞動，既低廉又富豐。而且幾乎供之不盡，所以資本家即使殘酷地使用勞動者，至其勞働力消耗殆盡，也不感到何等的不自由。因此，為保護勞動者生活，日本勞動運動，曾經付了莫大的犧牲與精力，然而大家都知道，此事勞而無功，沒有得到什麼結果，甚至於婦女深夜工作的廢止其壓力非來自內部而是來自外方，這是由英國曼徹斯特的巧妙的外交政策，萬國工會所賜與的結果。

其至於須要熟練勞動的工業領域，從來通用這樣的資本家的原則，其理由在該領域在日本尚未成為有力的勞動市場，過剩人口的威脅，直接或間接均影響到此處。

但是情勢急激的變化了。戰爭一爆發，過剩的人口消滅了。非但過剩人口消滅，而且從直接戰爭以前的所謂準戰時時代起，軍需產業起了旺盛巨大的勞動需要，以至發生最初熟練工，其次一般勞動力的不足。根據工廠統計表，知道從昭和七年到昭和十二年的五年間，祇是金屬工業與機械器具工業的兩種產業，實在已增加了六十萬人的勞動者。茲列表如下：

年	歲	金屬工業	機械器具工業
昭和六年末	一〇一	三四六	二一四・一二五
昭和七年末	一一三	三九三	二五一・五五一
昭和八年末	一四一	六二八	三一一・〇〇四

昭和九年末	一八五	四六九	四〇五・七〇八
昭和十年末	二一八	五六三	三八七・四一三
昭和十一年末	二四六	八五八	四五七・一三〇
昭和十二年末	三一〇	四九〇	六〇一・六八四

又東洋經濟新報社根據日本銀行的勞動調查而編成的勞動人員指數，以昭和八年一月做基準為一〇〇，則「重工業及鑛業」中本年一月為三〇〇，二月為三〇五，三月為三一，將本年三月與一年以前比較，增加了百分之二六，四。因此，勞資的「自由交易」，忽然在勞動者方面開始展開了有利的形勢，工資次第被提高，同時開始熟練工的所謂「爭奪戰」，同時勞動者為追求更高的工資從這工廠向那工廠移動，勞動者顯然有生氣了。「試看今日最有問題的所謂熟練工的實收工資怎樣了，只要是可以稱為熟練工的，每天收入六七圓以至十五圓左右」。「軍需關係工業及鑛業冶金方面，熟練工人的實收工資，事變前全國的最高月收僅一百五十六圓，最近日收最高三十圓，即月收九百圓乃至千圓。普通日收從六，七圓到十五圓左右的，所在皆是。」這些報告頗屬誇張，好像近隣左右的勞動者，家家每月都有三，四百圓的收入，大森和五反田，千住等幾個花柳街的繁華，好像全靠這些「工人暴發戶」，說得人家心裏癢癢的。不過工人已不像從前那樣怕被人解雇，且神氣很足，却是無可諱言的。事變之前，即在昭和十年的前半期，因物價高漲要求提高工資而繼續發生的勞資糾紛，大概世人還沒有忘記吧！這糾紛的大部分，結果勞動者達到要求的目的，勞資的形勢才證明對於勞動者方面有利了。

如果平時的自由經濟原則，就那樣繼續下去，那末勞動者方面於此時取攻勢，提高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得積極向上的條件也呈現出來。但是幸或不幸，促進這個條件，即勞動力不足的狀態，不料就是戰爭。戰爭不再許平時的自由經濟態繼續下去了。特別是勞動者從這工廠向那工廠頻頻移動，怕萬一使軍需品生產呆滯，又將來的工資額可以預測，則恐其成為軍需品的費用額以至一般物價騰貴的要因。

總動員法中七項關於勞動的勅令，即是國民職業能力申告令，工廠事業廠技能者養成令，限制雇用從業者令，工廠工作時間限制令，工資統制令，總動員業務事業設備令（包括勞動者住宅的建設）並國民徵用令。勞動者的生活相當顯著的受這些法令的統制。不過國民職業能力申告令及國民徵用令兩項，是關於直接總動員的勅令，宜另眼看待。前者對屬於特定學校的特定學科（主要為技術科）畢業者，特定職業一百五十四種（更快要追加五十餘種職業）其他人數約五百三十萬人課以職業登記的義務，而做爲徵用國民的基礎準備；後者從這國民登記者之中「在國內舉行總動員業務」，即把軍的作賦行動，陸海軍的兵工廠，軍管理工廠等必要的人員，一般的募集起來，必要的人員尚有不足時，徵用特定的人，這固然與勞動者生活有關聯，可是把一般的勞動者生活做爲問題的現時，不妨暫時不去過問。又技能者養成令，其目的在將約五萬個學徒於一年內訓練成中堅職工，這是日本熟練工養成史上劃時代的事，是不能否定的，不過也不妨暫時不論。

其餘勞動者的移動限制，工作時間限制，勞動工資統制，勞動者住宅的建設這四個問題，直接關係一般勞動者的生活，雖說是一般的勞動者，勅令限定其適用範圍，不一定全勞動者現在都遇着這個問題，即移動限制限於有關時局的職業九十三種（最近更預定追加指定四十一種職業），工作時間限制，限於機械，船舶，車輛，器具，金屬品，金屬精鍊五種事業，工資統制限於這五種事業外再加上一種鑛山。勞動者住宅的問題尚未明示，可是這適用範圍將漸次擴張，又在其問題的性質上，正有非擴張不可的必然性。

這四個問題，並不是因戰事發生才發生的問題。這一點與征用國民一類的東西性質不同。不過因戰事的發生，問題的重要加倍顯明地表露出來，痛感勞資雙方的「自由交易」如放任下去，無論資本家方面處於有利的地位或勞動者方面處於有利的地位，結果總要使用「力」來解決問題，此點對於戰爭的進行，決不是什麼可喜的事情。

說到總動員法發動的勞動統制，也許覺得可怕，其實實際的運用，

反而不免不徹底之譏。換言之，它缺乏首尾一貫和合理性，只顧漸進與適應現狀，易使在「力」方面有利的資本家占得便宜，勞動者的生活則動輒被蔑視。

拿工作時間限制的問題來看，把一日的最高工作時間限制爲十二小時，但這十二小時並不是有什麼合理的根據。日本厚生省的吉田事務官說：「不一定是說工作時間十二小時，是在能率上及其他生產上最合理的時間」。勞動局的武田技師也說：「倘若把工作時間拉到合理的地方，理想上來着想，雖則是取單作業制的場合，說十二小時過長也沒有問題。」可是昭和十二年十月八日的社會局長官通告，與十三年八月十二日的厚生次官通告，雖然兩次相繼勸說採用十二小時制，然而若依厚生省就使用五十人以上職工的全國機械器具工廠調查，去年十一月的勞動時間，十小時以下的占百分之三四、四，十小時以上十二小時以下的，占百分之三七、〇，十二小時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八、六，觀此事實，則不問合理的根據如何，這十二小時的限制，不能不謂是一大進步。

不過，和在工場法中規定的受保護工人的工作時間限制同樣，允許除例外的規定過於寬大，以致傳說「同法實施以來，要求工作時間延長」的呈文，連日紛紛送到警視廳工廠科及各署工廠係，頗使係員窮於應付。像這樣恐怕變成有名無實，這是一個問題；因十小時限制而生的工人收入的減少，怎樣補償，又是一個問題；爲了這收入減少而生的，日產汽車公司以下發生了多次在當時局下不愉快的糾紛，不過據專家的意見，時間縮短必致能率增加的結果，那末難說這裏沒有藏着能使資本家的算盤有利的鎖鑰。

其次論工資問題。依據工資統制令，則工資統制的方式，分做三部：一爲未經經驗工人的初給工資，二爲要求呈報工資規則以行監督，三爲對於一般工人的工資額的事後監督。不過後二者作爲實際問題，很有變成有名無實的危險，統制力甚爲薄弱。關於初給工資，大家知道，工資統制令第四條雖有明文規定「初給工資，須定其最高額與最低額」，竟屈從全國產業聯盟方面的意見，不定最高額及最低額，而決定公布了標

準額。其用意端在降低工資。事實上，所決定的標準額，較現在平均額低一成至二成，不必特別說出來吧。據說乘變差係數而求最高額及最低額，則大體和現狀相等，但其所以乘變差係數而作成的理由，不外是爲了想把工資固定在這降低的水準上。

從抑制物價的見地支持降低工資的人好像很多，通俗的見解又爲以爲工人拿着不合身分的高薪的僞見所支配着，但實際上怎樣呢？據全產聯的調查，段賑產業的中堅職工（不是高級熟練工，而是所謂相當有資格的工人）的平均實收月薪，從昭和十二年七月的九九圓六角四分增加至昭和十三年三月的一二八圓〇五分，即增加了二成八。但考慮扣除率的增加，則純增加率爲二成四。據最近內閣統計局的全國勞動者生計指數，騰貴一成六，可見情形的確轉佳，但不見得「特別寬裕」。

高級熟練工中，月薪四百圓的不在少數，但有技師，技師長或技師長以上的技能的人，獲得與其技能相當的收入，毫不足奇。因爲是工人，所以只配拿低薪，因爲是官吏，故非拿高薪不可的論理，我們不能理解。從物價抑制的見地主張減低勞動工資的紳士諸君，是不是不自覺勞動工資也有其生產成本的循環論理，若是立脚在以政治指導經濟的新經濟論理上，宜先改正利益分配及資金融通令，而將成爲生產成本之繳納的公司利潤，抑低兩成乃至三成，或者高薪官吏諸君請求將薪俸減少二成乃至三成五，以爲身作則。

工資統制令作爲其真正的目標，及統制工資欲得實效所必需的，當然是一般勞動工資的規定。初給工資的決定，若不作爲達到此目的的第一步而加以理解，終不能脫出當面的應急對策的範圍。

不過，一般的工資統制，技術上非常困難。把年齡，服務年數，扶養家族數等附加的要算在算面的方法，並不怎樣困難。但是基本的生活工資額怎樣決定？這工資須作爲幾小時的工作代價而規定？熟練工的

能率以甚麼做標準算定？把這能率以工資多少表示時應該怎樣？若採用包工制度，這困難比較容易解決，但屆時怎樣和基本生活工資連絡的問題，非常困難。又因包工的性質上，能率不獨隨職業而有不同，也隨各個作業而生變化，所以究竟不能成爲全般的現定工資的標準。若以時間爲基本，則怎樣能刺激工作能率向上？按時間給薪和包工給薪，兩者的最妥當的組合，應該是怎樣的？此外還有極困難的問題，堆積如山，但是現在連可以作爲解決之端緒的資料也缺乏。

想勞動工資這樣極複雜的東西，欲以技術或作成基準而加以合理的統制，恐怕近於不可能。欲使其可能，想只有極常識的方法，那就是勞方和資方有組織的組成代表委員會，而作規定工資的協定。拋棄主張作成一般工資基準的學院式的方法，而取從最緊要的問題具體的謀解決的方法。例如，若有人非難機器工人工資太高，則非難者——資本家也好，政府也好——將適當的工資水準（根據常識就夠了），具體的提出來，要求勞動者方面予以承諾。因此工資協定委員會，與其是合理的，不如是以地方的職業別委員會的活動爲中心，再由各工廠的委員會爲其基礎。

不過此時有一個問題，即勞動者的代表組織須怎樣規定的問題。事情的性質上，由工會來代表，最爲妥當，且最合理想。現在關於海上勞動，日本也是如此。若因種種情形，不能這樣，則用選舉方法等重新組織代表，未嘗不可。產業報國會，照其現在的狀態，雖是所謂勞資一體的組織，難說其爲合格，並且還沒有像工會那樣得到勞動大眾的道德的信仰。但是將來若實行改革，而能向這個方向活動，我們就能期待很大的效果。

要之，正確反映勞動者的意見與總意，是必要的。而這必須是戰時國民協力的要義。

——譯自改造九月號——

列寧外交秘史

第二章 克倫斯基與列寧

(一)

講起來真滑稽，俄國爆發革命的時節，本來是全國瀰漫着渴望和平的，結果政權反落在主張繼續戰爭派的手裏。如果沙皇政府能够將三月革命鎮壓成功的話，實際上用任何條件與德國媾和，就可以立即實現。在另一方面，如果共產黨人已經充分訓練到可以立刻攫奪政權，那造成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Peace of Brest-Litovsk）的政策，也可以早九個月開始。事情恰巧，是俄國的政權在三月十六日從皇帝手裏解除的時候，預備接收的祇是那麼幾個擁護憲法的自由派，他們不願俄國大部的民衆怎樣渴求着和平，並且是爲了和平而革命的事實，却依舊主張進行民主政治與自由的戰爭。

臨時政府誤會了這次革命的意義，而且後來等到它明白不能同時討好協約國（效忠協約國）與國內民衆（滿足民衆和平的要求）時，已經太遲了。三月革命和十一月革命中間的一段混亂時期，便是這樣造成的。就是這種無謂的誤會，使共產黨將利用普遍的渴望和平，作爲摧毀自由社會革命的一種武器。

在歷史上要找出像臨時政府那麼毫無能力與絕對愚昧的政府，恐怕不易找到幾個相同的例子。這個政府，祇包括了十個自由黨和一個社會黨（列寧就是十個資本家的一個民主政治的抵押品）毫無希望的

(續)

J. W. Wheeler-Bennett 著
朱 深 譯

想走過這條效忠協約國與緩和厭戰心理的繩橋。它既完全沒有過去皇室那許多因襲的援助，加強政府的權力，它自己又不能創造什麼新的援助。它並不像理想的那麼革命，並且證明它完全不能控制或是判斷這批不安的廣大民衆。如果是在一個建立很久的民主國家，而恰巧又碰上一個無能的政府，這個臨時政府在組織與資格上，還可以說是十分適合的。可是它現在要來把握革命，那就顯得十分不相稱了。政府裏的官員，大半在內心裏是帝制派，並不是革命份子。

首相格里高萊·爾甫甫親王，以組織地方議會的工作，且身任主席而聞名的，在沙皇時代便早就促使憲政實現的，是一種民主的，憲政的政體的顯著領袖。保羅·米留訶夫早就從事外交政策與國際事件的研究，是國會憲政民主黨的領袖，是外交人物裏挑選出來的，他們智力雖則聰穎，卻不是政治家，他的演說所造成的影響，全是那種老式的不開心的教師演說的影響。軍政部長亞力山大·格契訶夫，（Alexander Guchkov）是莫斯科富庶商業階級的一個代表。他的理想主義會使他在南非幫同荷蘭的移民作戰過，他在國會裏又變成了十月黨（保守派）的著名領袖。那個年紀極輕又十分熱情的密格爾·志來斯誠科——俄國的鉅富之一，一個糖業大王和大慈善家，他在一九一六年秋天，和格契訶夫一起捲入了流產的革命，——做了這實際上已是破產和毫無信用的國家的財政部長。此外還有克倫斯基。

在戰爭造成的許多奇異人物裏，亞力山大·克倫斯基是最奇怪的一個。他是列寧舊時教師的兒子，他在國會裏能够成爲左派的一分著名的

人物，一部份完全是靠了他的才能，另一部份也是爲了他的搗亂本領。誇張的演辭，衝動的性格，他是一個懷了過份野心與奇異精神力量的人。「他用自己的毫不停歇的妄想的風，滿吹着他的帆船，讓它吹到那兒便算那兒」，他前時的一個同僚這樣寫，「有時他幾乎吹到真正歇斯迭里的情境！」

從爾服甫親王內閣裏「一個民主政治的抵押品」的地位。幾個禮拜內，便一躍而成爲全俄名義上的統治者，被勞合喬治公開稱譽作「聰明而年青的政治家的，便是這一個人。可是在不穩固的槍刺上，羈留了一段短而並不愉快的時間以後，他最後又沒入比他前時出現的更隱昧的地方去了。」

這個蒼白臉色有稜角頭顱的奇異青年，是有些特異的東西的，他永遠講些浮誇的話說，對命運却總是躲躲閃閃的，不肯堅決的戰鬥。就是中年的現在，他身上仍舊殘留着一種過去熱情的遺跡，他的言語還是有魔力吸引住他的聽衆，不過不再能使聽衆跟從他了。傑龍黨員必然是在革命裏邊的。他們心裏燃燒着復興國家的熱憂，他們開始推動了絕對不是他們人力所能挽回的崩潰。他們算是幸運透了的，因爲他們自己成了他們推動的破壞勢力的犧牲者，因爲殉國的名字，在歷史上比較「或許」是叛徒的名義要好聽得多呢。

臨時政府不能把握住當前所遭遇到的嚴重局面，我們可以用它早期外交政策的活動來加以說明。沙皇政府傾覆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對厭倦的戰爭延遲狀態的激烈反對。三月革命初期的整個旨趣，便是對戰爭的一種痛快反抗，從兩年半的夢魔下作一種感激的解放。在彼得格勒城內遊行的羣衆，旗幟上便是寫着「和平，麵包，土地」幾個字。從戰場上回來的兵士，也是同樣的要求，——他們已不再是兵士，而是武裝了的平民，好戰的革命份子。他們對和平的渴望，比渴望麵包與土地都更顯得急迫。

全國的人民，現在全盼望外交部長會將這全國的輿情，希望立即和平的要求，正式公告協約國，並且要是可能的話，使她們也跟了來走同

一的路線。

米留訶夫恰巧就沒有那麼做。

三月十八日，米留訶夫給國外俄國外交團的第一個報告，正式告訴了他們，彼得格勒已經換了政府以後，他便沒有將這次革命的性質詳細的解說，而且至少照他個人的意見，新政府的外交方針，還是和舊政府的一樣，肅規曹隨的。「現任內閣當依舊履行前任政府的國際債務，：依舊對她和協約國所訂立的盟約效忠守信。俄國，也像她的盟國一樣，決心向全世界保證，不論用什麼代價，她必須在許多尊重正義與公理的國家中間，創設一個和平新紀元。她必定和她們站在一道線上，對這共同的敵人，不躊躇不間斷的奮戰到底。」

協約國政府焦急的想明白俄國新政府的態度，更加焦急想知道的，是否東綫就此整個的崩潰了，這篇外交方針的報告，當然使她們感激不盡，大大安心下來，可是這篇公告，却絕不是俄國軍部與人民的公意。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在彼得格勒還有一個極有勢力極重要的團體。那便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是在皇朝傾覆以前三月十日選舉成立的。所以從開始起，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可說是那許多促成革命的份子，所承認的唯一有力團體，因爲它擁有了軍隊與首都的工人。這個團體那時由塔萊退立親王(Prince Tseretili)和社會民主黨所統轄。共產黨當時在蘇維埃裏還是一個極小，無足輕重的因子，痛感到缺少有才能的領袖人物。那時的領袖是史太林和加門涅夫，(Kamenov)他們剛從西伯利亞的流刑回來，不過這蘇聯將來的獨裁者，在那時並沒有表現出領導或是治理的才幹來。

不用說，彼得格勒的蘇維埃，比較臨時政府更能代表薪給階級的意見，換句話說，農民與工人也是寧願信託前者，而不願信託後者的。蘇維埃拒絕參加組織政府；它向政府提出政治上的確切要求，藉此限制和政府的關係；並且使它自己保存處於批評的地位。此外，它最後又將軍隊的紀律予以破壞，就是免除了俄國兵士必須向上級官長敬禮的禮節。

政府怎樣完全明白它自己的無助，和它倚賴這個團體的程度，我們可以從軍政部長三月二十二日，給亞力山大將軍 (Alexander) 的一封信上看到。「臨時政府並沒有實際的權力，」格契柯夫承認，「政府的命令，祇能在蘇維埃認可的範圍內施行，因為實權的最重要的因素，像軍隊，鐵道，郵政，電報等，全握在他們手裏。我們可以老實說一句，臨時政府祇能在蘇維埃的准許下存在。尤其是軍政部，現在我們祇能在根本上不和蘇維埃決議衝突的大前提下，始能發號令。」

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完全有它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並且向世界解說俄國工入對於和平的最大渴望。蘇維埃的外交政策是循了兩條清楚的路線發展的：一方面，它使臨時政府深深到有立刻實現普遍的民主和平的必要，應該從速和交戰國家的政府議和；在另一方面，它向各國政府人物與人民解說懇求。在這兒我們可以找到以後蘇聯外交政策的胚胎，同時也可以說明了嗣後政策與宣傳相互間存在的密切關係。

三月二十七日，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向全世界人士，發表了它的宣言，向全世界勞工階級懇求，請他們採取終止流血戰爭的步驟。「現在是和各國政府的征服慾望，作堅決鬥爭的時候了；現在是人民應該對和戰問題，作決定的時候了。……俄國的民主政治懇請全歐的人民、對和平

作實際的堅決的行動。」這篇宣言接着又對「德奧聯盟的普羅兄弟，尤其是德國的普羅階級，」提出特別的呼籲；不過同時它也聲明，革命的俄國會為了她自己的自由，抵抗任何方面的攻擊，這篇一八四七年的革命忠告是這樣結束的：「全世界的普羅階級，聯合起來！」

這是全世界從革命背後的新勢力的第一個通知，也是國際衝突存在的新勢力的第一個通知。

臨時政府的地位，爲了米留訶夫接見記者時發表的一篇談話，弄得更加複雜起來了。他在談話裏，主張佔達達尼爾海峽，作爲俄國經濟發展上，在地中海的一個需要的安全出口。這次談話明白的指出了：官方的外交政策和民衆的輿論間的鴻溝，在蘇維埃裏引起了一陣劇烈的批評。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一致的抨擊這種舊時帝國主義的劣跡昭著的主張。爾服甫親王趕緊解釋，消除「誤會」。外交部長也聲明，關於併吞康士坦丁堡一節，純粹是個人的意見，和政府的主張是完全不一致的。他允許將政府的外交政策，早日作正式的公告。

可是在這個允諾履行以前，有件事發生了。這件事雖則在國內國外，都沒有怎樣引起注意，都是比什麼事都重要，——列寧回到俄國來了。

(未完)

投稿簡章

- 一、凡有關於當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國際各問題之研究，如有專著，概所歡迎，譯文不收。短篇文藝作品在八千字以下者，亦所歡迎，創作或譯者皆可。
-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用黑墨清晰繪寫。
- 三、投寄之稿，本刊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四、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爲本刊所有。
- 五、來稿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五元至十元。
- 六、來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 七、來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資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 八、來稿請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三八二號，新世紀雜誌社收。

廣告價目及刊例

等級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	九十元	無	無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 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無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 注 意**
-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二色以上彩印，須另加印費。
 - (二) 如用色紙或其他彩印價目另議。
 - (三)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長期不更換者取一次費。
 - (四) 廣告費除預付三分之一定費外其餘三分之二於該廣告首次登出時即須繳清。
 - (五) 如為陸續登載之廣告，則價目從廉，以示優待。

新 世 紀 第 八 期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編 輯 出 版 者 新 世 紀 雜 誌 社

督 印 人 唐 士 林

承 印 者 上 海 安 達 印 刷 所

出 版 期 半 月 刊 每 逢 一 號 及 十 六 號 出 版

定 價 國 幣 一 角 港 幣 五 仙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

C字五八九號

